



梅山集

七

書

^ 16
2373
8



和
2873
8-8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答徐尚州 簡修 ○丙辰十月

金厚齋問叔姪爲友婚姪娶其姊叔娶其妹姪年後於叔而叔則大宗也叔無子又無繼后處大宗奉祀將至廢絕將以姪繼之今以叔與姪觀之姪繼叔後禮也以叔姪之妻觀之則妹爲姑姊爲婦以兄行婦道於弟未安南溪曰弟爲姑兄爲婦果有人倫倒置之嫌然大宗絕祀其事尤重以此準彼輕重差別婦人禮當從夫則姪旣以叔稱父姊亦當以妹稱姑云

云姊爲婦妹爲姑則大是人倫之易置者南溪說恐不可從至若姊爲姑妹爲婦則其序甚順奚論昭穆年齒雖差以一二歲似無窒礙之端矧茲宗中無他繼后處者乎揆以禮意律以人情少無相悖復何疑乎南溪說外無他的證者而賤見則然更叩于達權之君子焉

答徐尚州 庚申三月

下詢疑節伏悉謹按遂翁之論曰年過長殤則雖未嫁娶親戚之服之也皆如成人據此則外孫如年過長殤未笄而夭者服總恐無可疑蓋三殤未冠笄則

計其年而以三等服其服焉已冠笄則雖死於殤年而不以殤服服之也禮意如此未知如何

上李金川 湘○乙亥三月

直弼白不意凶變賢閣淑人奄捐巾幃伏惟伉儷義重悲悼沉痛竊念存日饗飧不繼且飽經逆理之憾非人理之所可忍是爲仰寬而無其辭者也幸以逝日長生年淺爲自慰之資焉卽日春闈伏准服體調息茂對清寧區區瞻慕在邦面上之草已再敷榮矣斯人也孝友之至發自天性皎潔之操非由矜持志有所定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有著龜之智

而不言如愚有黼黻之華而斂却若無出可以做時處可以守身惜乎卷而歸之不少槩見也譬如芝蘭麟鳳出而瑞世其出非時則其死固也蓋其釋褐十數年不識君面竟枯死于岷巖人事之了當如此公者庶乎其存順沒寧矣賤子獨身無兄弟之親所相依以爲生者賴有此公在身邊見其一曙不淑精神殞喪風味轉墜不直廢斤鞞絃爲終身之恨而已伏惟尊文親愛之篤異乎人之叔姪其痛冤徹骨未堪自忍何減於丕卿之憾耶今纒力疾呼倩說及斯事益復振觸殆莫鎮遣畱俟踵門姑不究達

與李龜巖

元培○壬戌五月

直弼嘗伏讀先王恩綍之下執事者矣以十三經條對之明白條暢華袞鄭重至命分教北方多士俾有依歸不失趨向竊謂斯人也必是窮經自守之士也不然吾君之施之也必不以虛聲已矣嚮風馳義祗勞如醉之思際又獲執事答朴生命壁書而讀之引朱子說而曰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一

無所有爲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終而結之
曰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吾之一毫此可以見執事真
樂之所在也執事於公私義利之辨內外輕重之別
可謂覷破頭腦如分黑白矣凡今日峨冠博帶高坐
臯比之席者孰不曰學朱子而講斯義者寥寥乎無
聞况於利與善之間能如一刀兩段乎惟執事作爲
第一義諦自勉而勉人拳拳三致意焉此直弼所以
執書圭復帑幾毛而猶不舍者也允矣名下無虛而
吾先王之欲延聘敦遣致于京師者有以也直弼
既與之并世而無緣拜床下承嘉誨則徒勞夢想而

已近世湖洛諸儒之辨條件糾紛而其大綱有三人
物性曰同曰異心體曰本善曰有善惡明德曰有分
數曰無分數主性同者從中庸天命之性章句而曰
物亦稟五常而局於氣質故不能全其性主性異者
從孟子犬牛人三性之不同而曰物之受氣偏故所
受之理亦偏自有生而已異主心本善者從程子說
而曰氣之精爽者爲心則本體豈有不善發於思慮
則有善有不善主心有善惡者曰心卽氣質氣質有
清濁之不齊故心亦有善惡主明德有分數之論者
曰明德本心心氣也氣不齊故明德亦有分數主無

分數之論者曰人之虛靈不拘於稟受虛靈明德之體也豈以氣稟之異而有分數諸家立言各證朱子將爲百年未決之案矣執事於此必不主先入可以公眼了之乎幸痛加理會因風細示如何

答金判書

基厚 ○癸酉正月

無男主者婦人之奉祀題主出於萬不獲已權宜之道也無后喪有大功之親則婦人不得爲主如令庶從家旣絕大功之服又無繼世之望以顯辟亾子改題之外恐無他道也其子有妻似亦以顯辟改題而有母則當統於尊故也夫位改題告辭曰年月日云

云主婦某氏告于顯辟某官府君嗣子某旣死無子無從立後又絕大功之親可以主祭謹遵禮經之文將以顯辟改題不勝哀痛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告子曰年月日云云母告于亡子某官當初題主時宗子某官以亡從弟書之矣今宗子喪期已盡主祭無人立後繼世亦斷其望用權宜之道將以亡子改題不勝悲愴茲以酒果用告事由茲告

答金判書

乙亥元月

故處士李公龜祥南州高士也早登櫟泉之門與聞性道之教不幸短命莫克心量之所極士友之悼惜

久矣經義劄述析毫碎微雖罔及成書在當人分上猶堪不朽而世無爲之先後者其將永戢于巾衍乎零金片羽亦可免湮滅而不稱也斯人也亦曾爲下執事塾師縱未及卒業知德則深矣既執經北面備弟子之禮則奚其地之可論哉沙溪守夢之於龜峯其所以敬愛而尊慕之亦云至矣至若竹西沈公宗直爲刊龜峯遺集亦承沙夢兩公至意也幸遵斯義取李處士文稿刪述爲一兩卷用活字印行則可報師資之恩實爲盛德之光非獨慰長逝之魂而已惟門下圖之事若微細而亦足爲扶植世教之一端恐

不可遂己未知崇意如何

禮兩男各爲人後不再降兩女各出亦不再降而儀禮喪服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馬融云以爲大宗後疎之降二等故小功也蓋以爲人後而降一等又以適人而降一等所以爲小功耳凡降服各有名義各爲人後者以出繼之名而已各出嫁者以出嫁之名而已以故不再降准出繼而出嫁然後再降者以各義各殊也然則胤友之於其本生妹氏出嫁者服以小功恐無可疑耳

以從孫繼從祖則昭穆失序倫理不成昔白樂天取

姪孫爲後先儒譏其非禮非禮之禮禮家之所不道也吾東有侍養之名老稼齋金公爲其再從祖侍養而尸其祀雖則尸祀非繼后也然亦非禮也叔父無後則當耐其主於祖廟而祭之以終其子之身方爲得禮之正不此之爲以其次子爲叔父侍養其可乎世教衰廢禮任情至於斯極非細憂也所謂侍養既非所告君又不出禮斜則非嗣孫也非嗣孫而立廟承祭不亦苟乎每聞斯事令人悶絕耳

上金判書 丙戌二月

春寒無異大冬崇體節宜伏惟康泰伏聞黃髮無愆

精爽不衰區區慶賀鶴算龜齡眉齡背不窮而瘥不色而瘥高明昭朗以引以翼如松柏之歲寒益茂著蔡之世久彌靈是爲所厚望耳俯詢四襖衫制度不見於禮車服志曰襖衣裾分也通鑑集覽曰馬周上議請襖袖襖爲士人上服闕髡者名缺髡衫庶人服之卽今四襖衫事物記原註亦云有缺髡衫庶人服之今四髡衫也家禮爲將冠者之服今世好禮之家所遵用者也其制則無褶祇是四幅而不合縫故曰四襖其闊狹長短亦宜稱身黑緣則象深衣領表裏各二寸其餘則表裏各一寸半而度用指尺恐

宜或恐裁制迷方原服借呈幸依樣製成焉伏聞用此服寫真仰遵文貞公故事是亦繼述之一端爲之贊歎第斯制也在古則爲庶人之服在禮則爲將冠者之服服者所以表章尊卑長幼也卑幼之服恐不稱於高年崇位影幘服色未若深衣大帶之爲得正耳

改葬總惟服三年者爲之妻服杖菴雖曰具三年之體非應服三年者也以故不服祇吊服加麻已矣父在爲母雖同是杖菴而本服三年故準禮服總也妻緇無服不繫於有子服總亦不以無服而不爲之主

也

葬畢而歸出主于寢哭而告之禮也不于廟而于寢者爲哭也事在齊體未欲舉哀則恐不必出主如初禮行于廟中恐宜告辭當日維歲次云云夫某今以亡室贈貞夫人某氏新改幽宅禮事已畢追舊感新不勝悲愴茲以酒果用伸告儀茲告備要告辭太略故改措如此伏幸取舍焉

三月而除服當設虛位哭而若以父在而哭於寢爲拘不敢伸已私則哭除於墓所恐宜

與朴君與

周壽 ○庚午五月

願言之餘荐蒙寵顧仰領至意不直爲蓬藿之光也
卽日仕體萬謐尊兄妙齡通籍脩塗在前固已無遠
之不可屆而今焉辭閣銜一事可占平生難進易退
之節所以人樂有賢父兄而亦素所自樹立使然耳
不爾則曷能於 嚴命之下辨得蹈白刃一節乃爾
乎哉竊爲之贊喜幸母得此爲足安於小成以第一
等十分道理自期高着眼目大着心胷闊着地步細
着功課而要以求仁爲己爲究竟法焉每愛劉蒼之
言曰居家爲善最樂此意甚好爲兄誦之然欲知善
與不善亦須讀書窮理作爲引路之火乃能旁燭而

無疆幸日取理義文字鑽研體認用作開心明目之
資焉今人纔釋褐視經傳如筌蹄將何所藉手以事
君乎惟尊兄勗哉荷相與之厚妄據個臆罔以賤生
陳談而忽之則區區者與榮矣禮宐早自往謝先施
之意而自淮拙分無計曳裾謹奉書替伸不能宣盡

答朴鳳來

岐壽○乙巳

次養無稽于古始自寅平都尉而士大夫家往往援
以爲例然非禮之正也今茲沈氏裕之家取能順爲
子又取能格爲子能格卽所云次養也次養者卽不
過一時攝祀當爲其兄立後傳重而能格不此之爲

用兄亡弟及之禮者已乖正經而其不稱孝於旁題則猶存干統之嫌也能格既死則爲能格之子者無父命而出后於伯父揆以情禮俱有所不可爲門長者更立能順之嗣以尸其宗事能格則爲裕之之介子自爲別宗如此而後宗統得正而死者俱無遺憾也昔圃隱先生宗孫道濟無後而死其弟夏濟次繼又死而無子陶菴先生斷之曰欲立宗子則不可不乘此機會以正其失今當爲道濟立後以主先祀或有難之者曰次繼子夏濟既爲本生替又爲承重祖母服則是宗子也道濟則雖十年主祀既無此二事

且其罷繼已久若舍宗子而還爲已罷繼立後者豈有是理陶翁斥之曰夏濟之代其兄政所謂不當立而立者頭腦已不是中間二事何足論也道濟則所謂不當廢而廢者既知其失則不爲之釐正乎今茲能順則既無罷繼之舉而不立後傳重是無罪而見黜其可乎凡繼后者不告君則不成爲父子能順若不出禮斜則不得爲裕之之子若能順能格并出禮斜則能順爲裕之之適子當立其后能格已死與受俱亡則宜聞亦不宜出后於能順當取其族子爲能順后承裕之之祀能格爲裕之之支子已矣兄亾弟

及殷禮也舍子立孫周禮也孔子殷人也固宜善殷而
而以立孫爲正所以絕萬世非分覬覦之漸也豈苟然哉
幸取覽陶菴集圃隱立宗議則應不迷於裁處也

答李子田

龍秀○辛未四月

龍圖舊跡鳳閣新榮一時來逼俱是免不得者然兢懼之極寢食不甘則仰認其履盈若虛居寵若驚推是心以往庶幾達不難道素位自得雖身都將相至做二十四考中書令亦何患其招損哉第朝除暮升節次推遷恬於故常以爲當然兢懼之心弭而寢食

自安矣於是焉知進不知退一往而不復返則尊官厚祿不可以爲榮祗足爲宗族交遊光寵耳莫無爲先事之戒否常以一退字鑄心貼額造次顛沛之必於是焉則當識去就之分而做了真士夫何憂乎今日之太驟哉近者頗日 闕講繼之以夜處論思啓沃之地者當務壹心營職仰副 虛佇之至意卽以此時日造 法筵秉筆橫經仰想榮耀無極亦能宿齋預戒潛心存誠庶有所孚感者否枉己未能直人有已可以求人自敵以下猶然况于 君父之尊乎今人不識斯義自視欲然而責難於 君其何以相

入乎以故朱子曰先得吾身好吾君好天下國家亦好自好之道豈有他哉惟讀書以明理已矣理義明則識量自進所謂任至重而處所難者亦由是而之焉耳石渠木天金匱玉版圖籍充衍秘府清暇出而讀之覃究其訓義爛用其名理則不直備金華顧問亦可以發揮事功耳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惟執事勗於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斯言似陳而實理存焉
更爲執事者誦之

與李子田 戊子四月

從古賢傑蒙世禍而罹橫逆者舉多動忍增益以成

其德業故曰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農淵兩先生黃已以後煩冤痛迫如不欲生而猶能及時進修慥慥向上蔚然爲一世宗師文谷自樹立固卓爾而名顯揚而不朽者賴二子之賢也尊門今日事縱不倫於農淵所處其所以憂戚玉成則當以農淵爲準已矣莫無以爲高遠而難及否有爲者亦若是何必望道而自沮乎凡安於卑近而終不能自克者以透不得上頭一門也信能於大原本上看得到自然心胷闊豁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也華陽全書尊閣知有素矣不住玩繹有契乎造道行事之實否經書

枯澹史記熟鬧晚學之生受欠怡渙固也易而易知
簡而易從莫若論語雖不克催趨程課日讀一二章
未爲不可苟能精切體認愈少而愈真亦奚以多爲
哉是書也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皆操存涵養
之要尤好得力於困心橫慮之地作爲終身家計自
應受用不盡莫謂生處難熟試下喫緊工夫如何如
何

答李子野

驥秀○乙丑十二月

向來升庠柏悅曷極然此未足爲吾兄重所以閱屢
月不馳書爲賀非敢慢也亦不可於其始而不於其

終終不免爲相慶之語無以我坐在俗白擺脫不得
耶抑淺之知兄故爾耶然非以科名以吾兄了此一
事自可以斂華就實而真用心焉耳才難自古以爲
然况于後世乎又况于吾東乎縱有之不過爲雕篆
之業功令之役終其身而不知返其能知有大於此
者鮮矣吾兄之才之美誠一世之秀也以若富有何
欲不遂可忍以一文士自視乎吾兄之於文誠工矣
弟非知者每讀兄之什以爲此古文也近世作者鮮
與倫比可以掌絲綸之美而贊黼黻之治然在吾兄
未足爲能事也盖文與道元非二事故曰文者載道

之器不載道則乃一技耳是以古之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孔門設四科而末之以游夏之文非聖人之文也六經四子卽聖人之文皆所以明先王之道盡性命之蘊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所謂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哉世之爲文者苟爲炳烺務采色夸聲音以爲能卽俳優耳非吾所謂文也曷足與語道哉願吾兄棄世俗之文而求聖賢之文則自應因文悟道由博返約與天人合其文矣且志事齋中成法不愆碧蔭樓上真傳有在

以繼以述是則是效文不在茲乎幸吾兄迨年力之富強以實心爲實功高着眼目闊着地步書必讀周孔行必準繩墨粹然以真正法門自程則以吾兄英才何見之不透何事之不濟何遠之不可到哉如直弼頑鈍者亦可以獲借餘光與聞大道在賤陋豈非厚幸耶惟吾兄圖之著翁老而好學俛焉孳孳殆不知年數之不足令人感歎若使此翁回此心於少日則其所造豈止是哉亦吾兄所宜鑑戒也王介甫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弊精神半山非知道者其言猶如此

精義錄
况真知道者乎以故爲兄誦之

答李子野

俯詢心喪一款伏悉尊從叔父之於吾兄覆育生成恩參造化中心喪於除服之後宜也蓋有屈而不得服其服而後行心喪之禮焉今兄當服朞而降九月則九月後心喪以盡降服之月數斯可矣若拖至三年則不幾近於賢者過之耶昔有收養於祖母者欲申心喪三年泉翁不許曰收養之恩可論於他人不可論於祖母本服外不當別申心喪幼養之恩比天屬爲輕若別申於本服之外則欲厚而反薄斯言得

精義不可易也其不可施於祖父母者獨可施於伯叔父母乎鄧綏文門愛之服世父三年以情則然於禮則過以兄弟之子而被養於伯叔父母天理之所當然非以不足而爲有餘也先王制禮苟爲徑情豈復有限節哉

答鄭清夫

漪○甲子正月

即日晴暄侍奠啓處支勝哀本家世儒素而旣上結天姻不得不享華美之奉然哀則恥之常欲一變禁齋氣味區區所欽歎也由是而有所控愚者先貴主捐巾幘之後便是匹庶之家與昔日主第樣子迥別

然後還吾清寒家法最是放官婢爲急先務焉昔唐太宗時天旱李百藥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命出三千餘人白居易作詩述其事而宋李昉舉以警其君萬乘之國猶然况如哀家者乎揆以三年無改之義今不忍爲而待祥禫圖所以裁處焉四十以上老未嫁人及無所於歸者不容不仍舊四十以下無論有親屬與否并許出嫁母至上干天和如何如何

與李六藝

教信○乙亥八月

敘兄弟之行而呼之以第幾是爲中國美俗吾東則

不然亦見其陋也生旣無稱歿豈云爾己之恐宜體魄歸土魂氣飄散故初虞之不出是日再虞之必於途中或於所館以不忍一日離而無所歸也再祭以安之不待返哭于家自有精義存焉返哭而行再虞流俗之出於占僂也曷可舍禮而從俗乎虞祭若值朔望則朔望奠當廢以一日不再祭之義也玄纁位置家禮所云柩傍之傍未見其爲棺槨之間奠于柩上之東則庶乎同符儀禮家禮之文未知如何從尤翁說分奠玄纁于柩傍右左固不害理而棺槨之間非奠幣之所且欠來歷未敢信及者殆以此

也

返哭時不辭墓為其專意于神主云者沙翁說真得禮意宜陶菴之贊歎也祇宜遵用已矣曷可舍禮而從俗哉贈玄纁再拜非為辭也為贈幣也以故惟主人行之而已南溪所云各當其宜未嘗歸重於人情者恐涉曲解也贈玄纁再拜即奠幣于后土禮拜于地神云者盛示必有來歷而愚則無所考不識見在何書雜記魯人贈疏曰贈謂以物送亡者于槨中也然則贈幣為亡者也拜為贈幣也斯禮也恐無與于后土之神也來教人情之所安即天理之節文不可

分而異之者誠哉言乎凡屬至不忍之地禮無立文是為精義至以不哭辭于墓如不哭辭于柩云者見得真說得正苟不固心與理一其孰能之哉致服致服

答趙叅奉 有憲○癸亥七月

講服高名之日雅矣平生仰止有如卷中人而以未有一日之素為恨嘗擬上問庸替掃門之願而亦嫌其未拜先書事涉唐突特荷專趾手書見及勞問鄭重感愧兼極適患感冒未即上謝頑鈍廢禮又至於此雅量善恕庶蒙俯諒衝冒撼頓氣度無愆間自漢

上返駕洛中耶仰想江山古宅雲物依舊而風流寂
寞邈乎難攀俯仰感涕何以爲懷尊先生終身自廢
抱道未試使其天德王道不少概見于世固志士之
所爲恨而賢胤克家詩禮有傳及門之士又多彬彬
可述斯文一脉賴不墜耳蓋其倡明之功泉翁以後
所未有也直弼嘗遊近齋之門款承漢翁緒論竊不
勝高山景行之慕而於門下諸公亦有屋烏之好矣
執事昆仲守道林樊篤信師說伯氏之出仲氏之處
各得其義而不害其道之同也區區於尊伯氏座下
以面以書受知不淺而獨於執事未納床下之拜然

不拜如拜所以古之神交以心而不以面也第所示
專志求道云者雖出於誘掖以教而竊恐聞其聲不
考其實也直弼亦不可謂無其志者而因循摧頽以
至于今回視向往歲年了無一事可恕不知所以爲
計耳

與尹仲守

約烈○丁亥閏月

盛課做讀何居既不能斷置舉業則雖屈首爲鉛槧
役亦不宐兀兀窮年分精力而廢光陰也中歲以後
縱云非讀書時節尤宜奮志努力又當知有向上一
塗不可專事俗學以處下流也理義吾固有之物而

棄而不求科宦身外之事而求之不休是不知內外
輕重之別者也舉世出沒於熙穰之中終其身而忘
返仲守豈爲是哉仲守平生祇去學自守不要學隨
時尚不做一司馬者殆以此也然範驅而不獲詎不
賢於詭遇而獲者乎故曰非義而富貴不若守道而
貧賤也仲守自有家學淵源之正比餘人又有一重
擔負豈容做老舉子而止乎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
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是爲程叔子
喚醒學者之真詮莫視以陳腐而藐藐其聽也此去
胎紙卽載 弘齋全書日得錄者故謹茲臚呈幸轉

達于汝經從氏也尊王考丈受知于 正廟若斯其
盛者卽以名義氣節也名節本之學問故終畀以教
胄之任者職由是耳信乎知臣莫如君也遭逢之至
於此極者自樹立使然是豈左腹之所能入而簧舌
之所能動者哉欽服欽服

答金伯元

泰根 ○ 丙寅五月

令季既過房矣又往侍矣祇宜不離偏親膝下移生
育顧復之恩可矣何爲而復將往也伏念尊族叔母
夙抱崩城之慟含恤在疚固已憐傷而上無舅姑傍
少兄弟煢煢靡所憑依賴以爲命者以季氏在耳今

焉分離乖隔各在涯角情理絕悲令人隕涕不惟情
理爲然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
然後可以專意所事是故先王立法聖人垂訓必使
之別嫌明微尊一統而辨二本也然必須小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然後無齟齬難入之患而與天屬同
以故胡致堂曰爲人後者不顧親安而行之猶天性
又曰屈所生之恩以申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前
修立論如是其嚴慮流弊也令季旣還難以時月歸
覲年歲漸加血氣益盛則意慮偏而恩情分自然流
通者不得如志缺未定先入爲主之時欲其純全得

乎教子初生教婦初來所以以豫爲先也教子婦猶
然况取人之子而子之乎爲父母難爲子不易吾見
多矣所以言也以兄之弟也故亦不敢不言耳且彼
家禍罔極此時率還安能無嫌庶應神會而心存也

與金伯元 戊辰八月

功令之誤人來教善說弊矣若知如此爲病則曷不
不如此爲藥耶哀亦志在功令者竊恐行不掩言也
天之降才豈有古今之殊而三代之後更無三代者
科舉之故也許多英才舉皆一跌足沒身陷溺伎倆
愈精心術愈壞泯泯焚焚以迄于今其將盡爲鬼魅

而後已耶所謂太宗皇帝真長策適足以亡人家國耳作備之禍不直無後已矣言之痛苦然居今之世非應舉無以致身曷可勸人廢科若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然非明理禔躬存內外賓主之分者則不能此亦未易言也對策對經義最近於儒者事多讀經傳如誦己言思索文理如出其心則筆之於書自應沛然來教所云不似燕越之相遠無志分力奪之患者已見得是矣背念七書決得失於我口亦足爲快勝似投文萬券之中任勝負於人者固萬萬矣然徒誦如今所謂治經生則亦

何勝之有耶朴元得氏曾居內憂也近齋先生不令做科業客爲之言曰詩賦非所可作科體疑義則何妨勿失時可也先生答喪人豈可作科文終不許此之謂守經也雖疑義之屬亦干名之事固易致乎忘哀亦非所以不文豈居喪者所可爲耶宐近翁之不許也恐哀回戀宿處故舉而誦之

湖中多士大夫故多言議尚論古人則可而是非當今則不可且如時耗雖在都下塗聽易訛轉傳於三數百里則訛而又訛幾乎變白玄倒上下其可信者僅十一於百千決不可驟聞而驟傳之也我雖不誤

其奈言者之誤何哉惟口之發出好難而與戎易居鄉者固可戒而居湖中者彌不可不戒在異時宜可戒而在今日尤不宜不戒也辭敬軒曰謹言語養德之大節近翁以爲安身之要道樞機之不可不慎如此以故屢言不一言可蒙諒會否

與金伯元 庚午至月

未聞有初遽聞有終榜眼入眸拍案叫奇一小成胡大事而何使人驚喜至此以吾兄準的所在而又得於積屈之餘也計已榮歸告慶高堂悲喜交極殆莫爲悚耳即日侍省佳否榮掃之役亦應了盡存身以

收儻否若使此身而在洛當攜吾兄告榮于吾母之墓而巧值分離此事不得爲私心感慕若何可極不識歷路展省否苟爾則雖不與偕差可慰耳吾兄之於科事有愧素心者多矣不思所以先病後瘳先躓後貞之道否既得其小又望其大常情之所難免况如吾兄知進而不知退者乎政宜淨滌心源回瀾返流近涉雲泉之波遠覓仙源之路方可爲寒水洞秋月齋主人矣兄曾使我述齋記固當早晚聞命而縱使爲之不出此意已矣黔婁云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此言有味願與吾兄勉之俗所謂到門已

在竹洞否當向此中耶此中有樓名嶺南爲一路之
最勝故名之云若得奉袂於聳翠流丹之間則儘是
一段奇緣指歲新以爲期如何竊計先丈祥後初忌
在近伏惟舊哀新痛交集于中念之傷神十脰呈納
爲助祭也但及用未可必耳

與金伯元 甲戌二月

自兄之得官再馳書用候動息而尙阻復教真是親
朋無一字也抑亦厚祿斷絕之意耶呵呵春序向殷
風寒乖常恭惟仕俟蒞對寧謐曠月離闈何以堪晨
昏之慕耶挈眷一事前書盡之罔容架疊而寥寥乎

無聞極勞心而鬱陶已有所商略得定否兄來自林
下不識形便惟尹學士是聽則應不迷於所由也纔
做小官便占京第固非古士夫輕爵祿重出處之義
而翳桑之憂京鄉等耳且寸祿亦足以養親親年漸
高時不可待所以勸吾兄之居洛也竊計雅懷亦爾
也月半之役所得何事 寢園蕭清松柏蕭森修除
禁護之餘了無一事可擾公私政宜主靜以養心讀
書以玩理此爲兄平生得力處也昔淵翁過人齋直
而止宿聞 陵上殿內平安之報以爲 陵上殿內
不平安則何如寢郎亦不可做云斯言誠然而是爲

萬一之慮也曷可慮患而不做哉然防患貴樹務壹
心營職克審克慎毋至爲淵翁之所憂也杜少陵朝
享太廟賦所云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
自勝者政好吾兄所受用惟吾兄勗哉 息陵有誌
否兄能詳 聖后復位顛末及封陵事實否尙記辛
亥秋 正廟行幸于茲陵有 御製識感詩詩曰龍
旂拂拂曙光寒靈雨新添十里灘小子敢言當日事
天心曾卜萬年安東峯曉月瞻燕院杜宇春風感越
壇兩地僊鄉知不隔滿山楓柏露溥溥卽茲雲漢之
昭回仰認 聖慕之悽愴微婉之旨 乎其闢每不

勝莊誦感涕可會此意否懸想齋居清絕有日哦之
趣試賡韻以示之也

答金伯元 癸未殷春

承喻簿領之勞疲神惱情殆無安歇時是爲爲吏役
者所通患只當盡吾志力之所及而已程先生所云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不獨爲學者乃爾爲治者
亦然奮發志氣淬勵精神要以活得一方民物爲究
竟法如何如何朱先生嘗云居上克寬盖有政教法
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
事不管竊謂壞了這寬又云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

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掛墻壁與其不道以覆吾治曷若懲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斯言真識治體且在吾兄爲對證之良劑故舉以誦之真切體認則當下得力也

答金伯元 丙戌八月

五斗之惱吾兄久矣脫却千斤濕衣好爲一葉輕身沐身清渠之濱晞髮茂樹之陰枕以六籍漱以羣書撫景則揮毫題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爲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可能追徐禎卿雅言否人生適志富

貴何爲富貴猶然况吏役乎雖還吾本分蔬糲不繼亦何足以累心哉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是爲橫渠喫緊爲人語幸諦斯義以義處命怨尤不萌于心雌黃不出于口常以責人者責已用作晚暮進德之基如何

答李亮汝 實溥○辛巳元月

閏月雖非正朔喪期自有定限是以以月數者計閏三年之喪禫亦計閏九翁有曰吉凶大事閏月皆可行之又曰閏月行事自古有之非直指禫而云爾也遂翁說吉祭不可行於閏月者爲其非常月而不告

朔然不告閏朔非禮也先儒至斥以棄時政焉推斯
義也如之何其不可舉禘哉禫后徙月而吉禮也中
月而禫固已從厚而禘祀若以閏而又徙一月則恐
涉拖長不幾近於太古之喪期無數乎閏月吉祭恐
爲得正

答申仲立 在植○壬辰

謂理則粗有跡謂氣則蔚然有靈

理者無形無爲未可謂有跡且心體湛一精爽氣之
本也氣質有萬不齊氣之末也卽一氣而有本末之
分焉所以爲心與氣質之辨也若謂氣則有靈恐致

認氣質爲心體從朱子說而曰心比性則微有跡比
氣質則自然又靈未知如何

堯舜孔子稟得清明純粹之氣生知而安行人心
道心無可區別本然氣質亦相脗合

人心之爲道心節制者是人心之得中者也聖人之
人心雖聽命於道心無過不及之差而亦不可喚做
道心是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者也若以人心之
善專謂之道心則聖人祇有道心其可乎以故栗翁
亦云人心只是生於形氣雖聖人亦有焉然則未可
以生知安行而全無人道之別也本然之性卽靜體

而言與一原同一地頭氣質之性即動用而言與分殊同一地頭也聖人氣質純清極粹故氣質之性亦有善而無惡然本然氣質部位自殊則恐難謂亦相脗合未知如何

氣之通處有同塞處有不同所以有同有不同者亦理也

人物之生同得此理又同得此氣而其發見有全不全之異者特以形氣之有偏正耳然此理之在於人為仁義在於物為健順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其實則健順與仁義未嘗非一理故氣之循理即是本然之性而如牛

耕馬馳不害同謂之道也然則其所以同者理之通也其所以異者氣之局也祇就其氣上循理不失本然者而言則人與物何嘗有不同乎若是則物之一點明處非有減於人之全體洞然人之全體洞然非有餘於物之一點明處蓋本體即是一圓底太極也但人能推之故擴而充之以至於全物不能推之故不能變化終至於偏若以同與不同并謂之理則無乃欠曲折乎

為士者若欲依本分作好人則已矣不然而欲窮理盡性明誠兩造則必有見於大本方可做得而今以

甲乙歧貳之論只歸於小德出入則何所準則而下學上達乎道術裂而斯文之興廢世教之汗隆繫焉豈細故哉

答申仲立 癸巳五月

凡改題待宗子三年喪畢吉祭前一日為之而三年中若蒙 賜典則當以宗孫名告由告辭當云歲次云云孝曾孫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因叔從祖進秩上卿奉某月某日 教書贈某親某官府君為某官某封某氏為某封祇奉 恩慶有此榮贈不勝感慕某方持憂服不敢行改題常禮

當待後日禘祫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雖未改題前亦稱孝

孫即祔祭祝而可知

焚黃即所以達于神靈不可謂無義唐宋及 皇明士夫所通行之禮也吾東或行於祠廟或行於丘墓朝家亦許給由恐非可已者也今茲 恩贈不克及時改題則焚黃墓所恐不害理宗孫既在憂服 馳典出自己身則介子亦當自告以墓事差輕於家廟也告辭當云歲次云云介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之墓不肖竊位于 朝特陞上卿仰荷 聖恩推榮所生 贈顯考為某官顯

妣爲某封祇奉 命書不勝喜慶而祿不逮養摧咽
難任改題當待宗孫喪畢而焚黃事輕改題墟墓禮
異家廟敬錄以焚彌增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用伸虔
告斯禮也與節享差殊介子雖自告恐無干統之嫌
亦有同春說可證耳

與申仲立

丙申十月

金仁山許白雲兩賢蒙難於鐵木之世隱居講道守
身全節是所云天地變化我得其正者也仁山曾祇
一命於德祐之朝固應乃爾而白雲上不逮宋下不
及 明遺世獨立不受腥塵卓然爲趙氏遺民視仁

山又加難矣一傳而爲宋潛溪賁飾一初之制作再
傳而爲方正學扶植萬古之綱常所以爲紫陽世適
也涵一齋先生寤寐誦法存乎白雲以所值之時同
耳生長於 皇明屋社之後抗志秉義爲 明室自
靖炳若一星之孤明立懦百世之下者與白雲殊世
同歸是不佞所以雖執鞭而不辭者也執事念家庭
之配德特曠感於白雲者應非餘子尋常之慕幸求
仁山白雲兩集用作裨補世教之資焉

康熙廣延天下之經生學子縻之以厚祿餽之以好
爵度盡六十年光於南北書房之中意不在編書也

專出於賺得英雄之術而不被其豢養者幾希中州
士大夫淪胥爲夷不恥變形以至易心贊頌功德靡
有其極若是者豈知有 明室哉三綱五常於是焉
殄滅矣超脫其窠臼者惟有呂晚村留良顧亭林炎
武及萬斯同數輩耳晚村集間彼毀板顧萬諸集應
有可以風勵者圖所以買取焉

答李佐甫

翊會○己丑歲不盡二日

年前荐服責臨是爲古名碩下士之高義但施之非
其宜耳因之闊睽聲光杳廓遠勞翰墨荷意之真可
量銘戢伏審冬暄旬宣體度神扶頤和區區贊賀今

茲襜帷秉憲海省推求仁爲己之實展振民育德之
政風動之美當不讓庭堅種德非直如漢于公昌大
門閭已矣况海鄉爲栗翁闡道之所台旌式臨必將
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石潭遺澤重光海甸如何如
何海俗蚩蚩椎魯少文下者馳逐於貨利上者埋沒
於功令無善俗之良材亦云久矣時極則轉不可謂
非豪傑振興之時執事豈非其人哉轉移之機在執
事施教之如何行將見一路譽髦烝烝向化不教文
翁遺化專美西京是切拱俟焉栗翁之接斯道也拳
拳乎興學成教其他恤民隱修軍政旌淑瘴惡幾乎

移風易俗執事之所儀刑其不在茲乎觀法近則收
功易以故為執事願之猥荷知照妄控悃臆莫無以
為腐儒不達時務乎俯賜羣品服之銘感

答趙義卿 寅永○丁未四月

為人後者義莫嚴於正統而專孝不移故降其義於
私親為私親者亦當處以斯義不宜稱過房者以本
生屬稱也所後父與所生父相對其子喚所後為父
終不成又喚所生為父茲為朱子定論為子者既不
敢兩皆稱父則為父者亦何可兩皆稱子乎出後者
稱本生父母以伯叔父母者以本不可二而統不可

貳也其子既云從子而其父仍舊稱父則不幾於亂
倫乎出繼所以移天也凡係本生屬稱壹遵叔姪之
禮而不可變變則其可曰如乾坤定位乎以故禮家
於其子過房者雖尋常赫蹄皆自道伯父或叔父劉
珩之兄珙以子羽之子出後於子翬故朱子代珩述
珙之狀自稱以從弟漢湖老洲允嚴斯義於其至親
過房者亦自稱所後家屬稱近世李文述源氏於其
子馨秀稱仲父是為不易之定理也本生二字以區
別所後而云爾不見于禮經非可施於屬稱者也曰
本生父本生兄弟固出於別嫌明微而終未若稱伯

叔父從兄弟之爲正耳蓋情勝則失禮近俗混稱父子而無辨者非所以正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恐不容不戒也

答趙義卿 丁未五月

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只施於所後而不敢施於本生者所以別二親之嫌也自稱祇云從子雖尋常書牘亦不可去一從字而至若碑碣文字當加不肖二字於從子之上以示異於他伯叔父無嫌微之失而伸至愛之私也以故漢湖於竹醉外內行狀誌表咸稱不肖從子泣血謹書是爲可從也贈贊成宋公於

閒靜堂集跋只稱從子某泣識泣識二字示別於他叔父而恐不若特加不肖之爲愜情禮也老洲吳公亦取漢翁成法斯乃禮家之所遵述者耳

答宋景虞 五圭○甲子正月

程子之意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行而宜之之謂義亦如告子所謂義外此其所以斥退之之失也須如朱子所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宜之理然後名言無差矣通書所謂愛曰仁宜曰義者者與原道似同而實異蓋德是道之得於心者就其德之發見者而言故不得不因

用而明體所謂原道云者推原其道理名目而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宐之之謂義蓋其意認愛宐爲仁義而已未必由用而明體此程子所以區以別之也德字上看得重則先用後體之義可推而知

答沈維翰

能每○甲子十月

喪服妾爲女君齊衰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也妾之事女君旣與婦之事舅姑等則爲之服也亦不宜過于婦爲舅姑之服故服期已矣古禮婦爲舅姑期故也

令從子之於令季氏不惟以本生親又身是宗子則期服雖盡而當主其大祥祭前一日因上食告由當曰府君之喪先府君主之故以亡弟題主今先府君又卒而府君大祥奄及矣祭不可以無主不肖敢代主其事謹告事由云云

與李用九

晉淵○乙丑十月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此是朱先生所雅言而吾兄該三者而有之以故區區所期嚮者在於久大先其近小而勉其力之所及則割雞之役不直爲

之兆而已文纓之做邑者視吏事以弁髦置民生於
間膜豈盡然乎舉皆是耳是其故何哉蓋出於卑小
官而不屑爲也程伯子亦殿前及第耳何不若今之
抱牌者而其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其義所安雖小
官有所不屑常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其如傷若保
之意尚令人想像感服卽其狀與辭而可知也無才
無術者固不可奈何而亦無其志則不仁甚矣苟有
其志則自有其才在強勉而已一誠旣立百度俱貞
事上而接物臨民而御史以至簿書期會之間亦無
所不用其極然後方謂之盡職方謂之不素餐耳推

以立大功名取大事業亦由是而之焉已矣幸加之
意焉昔谿谷張公以大家宰大學士出補羅州親監
敬差官溺器其所以致遠者可見於此矣申望勉旃
貴邑無尤物否固知吾兄清修寡欲縱使有之非我
思存而然亦未易言也蘇中郎胡澹菴豈不是鐵心
石腸終爲此物所移未免爲白圭之玷况于餘人乎
河南禽獸之戒可謂嚴於鈇鉞而自謂誦法程子者
亦多闊略有知亦何妨底意上以辱先次以辱身不
獨五經掃地而已如是者尙可以立於世列於君子
之林乎此關大德決不可踰閑莫謂已心定而存固

兢兢乎所以自治寄平生於虎尾春冰是爲全歸之一端也朱先生嘗云吾輩于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更爲執事者誦之

與李用九 庚寅午晦

俯示盛稿擊讀屢回經世大法體用本末靡所不具如明道十事紫陽五條要舉一世而陶甄之仁民愛物之意洋溢於其中苟不固知內聖外王之學者其孰能與此欽服欽服道學萬世不易之理經界萬世不易之利賓興萬世不易之政法度則可因時損益而盛論治道提此二者之綱師古而不泥其跡通今

而不循其陋大而有當細而不拘措之則可以承弊易變化民成俗惜乎局於下邑專而不能成也苟使斯編存乎礪溪之前則其載諸隨錄也審矣石潭之東湖問答市南之江上問答多說經濟而俱係初年故往往多未定之論九京可作兩賢亦應莞爾而笑矣固願尊閣而未敢久留謹茲壁上可蒙瞻示一本用資展釋否因之有仰告者程先生嘗云有天德始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晦翁亦曾病陳同甫主張功利而曰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熄從古以事功自任者多欠此箇本領或不解王道之外無坦塗

仁義之外無功利內修不及外攘做時不似說時以致羣情不服志業瓦解有志於活國新民者不容不爲先事之慮亟諦斯義益慥慥於主敬守義敬義既立則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患於立經陳紀以成一王之治乎惟令兄勗哉

時祭家禮固用环琰卜日而朱先生且云祇用分至亦可以故好禮之家或用二分二至行四時正祭分至若值祖先忌日家廟則當告由筮吉或丁或亥而行之異宮異廟則恐不必爲拘以神道事之故罔以祖先之諱日不舉子孫之盛祭也

啓先葬告葬期者葬期若退則當以夏卜合窆之日告墓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某親某官府君合窆涓吉業已告期而事勢所拘退定於某月某日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答李用九

壬辰至月

令胤之喪以亡孫題主統尊之義也小祥祝既莫用祖告孫之辭則當遵古禮父歿兄弟各主其喪之文哀侍宜主其祭小祥前日因上食告于令胤靈几曰維歲次云云父告于匹庶子始汝之死顯考某官府君以統尊之義主喪而以亡孫題主矣顯考府君不

幸以某年某月某日喪逝吾替行練祥茲告
耐祭專主所耐位故於耐位亦不哭壓尊故也今焉
行耐於王父八筵則當哭而將事凡有事靈筵未有
不舉哀而行禮故也

答李用九 甲午

尊門大祥當遵戒令退行於 卒哭後而告辭錄在
下方

大行大王梓宮在殯明日祥事謹依戒令將退行

於 卒哭後謹告 大祥本日
前期告辭

大行大王卒哭已過將以明日追行祥事謹告 大祥

追行前
日告辭

三年內饋奠即是喪中之禮故前賢亦有援曾子問
殷事則歸之文為不廢朔望之證朔望猶不廢殷事
況上食乎成服前或有廢下室之饋停晨昏哭者是
為無稽不可從也

與李用九 乙未閏月

頃者承詢拜醫之肇自何人而莫詳出處迺考北齊
顏之推父母之疾醫雖賤少必涕泣而拜之以求哀
也是為家訓後來羣賢多行之為親者恐不可已也
今之士大夫往往驕傲視醫者如奴僕其何以得力

於死生乎驕是惡德而尤不可施諸醫師者也曾聞
令兄亦行拜醫之禮故為之感歎聊復云爾

性理大全編輯出自胡廣楊榮輩故裁刪取舍專欠
權衡引用書目及先儒姓氏亦多錯換恨不克梳洗
成書也此輩咸以建文舊臣失身於永樂之朝不復
為盛德事者何可責以綜萬理析羣言為永世章程
乎成祖逆取神器數滅天經屠戮忠良血流四海宜
若難受保佑而邦籙之延餘二百年者即以修輯六
經大振斯文俾天下學者咸由乎正路而不惑乎他
歧家孔孟而戶程朱也斯道之維持世教者乃爾也

嘉隆以後異言喧惑道術為天下裂馴致屋社之斯
促惜哉惜哉

答洪應卿 萬燮○丙子六月

忠烈公不祧之典是出 先朝顯忠遂良之盛意而
成命之下乃在是年事若有不期而然者瞻聆攸暨
不勝聳歎殉節之甲子重回復土之魂氣更返固宜
即為立主用承 恩命其不可淹也審矣第宗孫居
喪喪中不可舉盛禮待吉祭時造主并行禘事遞遷
而入廟是為得禮之正耳受 侑之曠歲固為惶悶
於其俎豆之所衣履之藏俱無不宜何必于家廟而

乃可哉但殉節之日不忍昧然無事而忌祭之以紙
榜自有可據亦何待立主而後不廢哉尊門諸議咸
以待喪畢爲難則忠烈公子孫中屬尊者替行斯事
爲文告由于墳墓仍奉出已埋之舊主如不朽傷改
粉改題必于墓前可也以神靈之所寓也體魄之所
隣也奉出埋主時告辭錄在下方

維歲次云云幾代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幾代祖
考某官府君顯幾代祖妣某封某氏之墓神主祧
遷既埋于墓所不祧之恩爰自先朝成命之
下又在是日因太歲之重回舉致侑之盛禮禮

當立新主用承寵命而舊主神魂之所憑依也
體魄之所隣近也今將開破瑩域奉出改題不勝
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奉出舊主改施粉面後題以顯幾代祖考某官府君
顯幾代祖妣某封某氏傍題當云孝幾代孫可也宗
孫雖在憂服之中罔克躬將立主以後告祝當用宗
孫名而曰孝幾代孫某憂服在躬罔克將事屬某親
某云云恐宜

攝行者若於宗孫爲
卑幼當改屬爲使

立主後祝文當曰維歲次云云今以不祧有命還
奉埋主伏惟尊靈是憑是依若舊主已朽造成新主

則還奉埋主四字改以神主重成如何家禮備要題
主只焚香斟酒而已者以有虞祭也今也則使飄散
之神更依於主非祭不可即舉殷事用作安神之圖
如何如何

三年中不可行遞遷則不祧之主曷可入廟姑奉于
別廟或丙舍以待禘事恐宜忌辰當單獻無祝如家
廟之祭可矣

舊主毀傷莫之改題則當仍舊還埋而不容不覆告
于墓告辭當曰維歲次云云謹啓瑩域奉審埋主已
化于土幾泯其形仍舊還安將立新主不勝感愴謹

以云云恐宜

立新主亦當設靈幄于瑩域之前題主設祭然後奉
還于所安處恐當

生忌之祭非禮而往哲許行於三年內即所以象生
也雖則象生用生時早飯例別設早奠於殷奠之前
者恐涉太昵從陶翁說朝上食後別設饌如朝夕奠
恐宜

與李子園

麟秀○甲戌陽月

節屆純陰仰惟承顏盡歡益膺福慶尊門即今萬事
皆足富貴顯榮非所汲汲但欠固守東岡之陂耳天

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所以爲君子之終也不惟爲一身計實爲子孫萬世計也是之謂惜福是之謂垂裕後昆也以子囿通鍊計應相說而解也以德之愛不敢不披瀝毋歸於奕碁罷了則言者之榮耳

答李子囿

丁亥陽月

憑聞歸侍有日云候度不以撼頓而告憊否絕域層溟風土不并將息之難計應有大耐不得者非獨瘴癘爲也每一懸想爲之泫結仄聞寶眷所寓籬落荒絕虎豹縱橫若不可以奠居云間已安頓無容關慮

耶秉志遵分無入不得是爲行患難之道以座下精神氣魄過絕流輩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詎或慮處窮之戛戛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殆有以樂乎此幸諦斯義以義處命怨尤不萌于心臧否不出于口日慥慥於爲善恭俟 仁天之鑑臨至望至望接湊此心莫如讀書亟取論語一部不住鑽研用作安神定志求仁爲己之方如何如何古來人物成就往往在於糟糠不厭藜藿不充之中由其神志堅清心力專篤無紛華以靡之嗜欲以億之故日就月將躋于高明以故貧賤憂戚適足爲

志士之奢奮迅之具彼逸樂富厚酣豢膏粱終其身而忘反者烏能躡其後躡哉座下應有得於困心衡慮動忍增益庸玉汝於成是爲所厚望耳

與沈英宴

能叔○庚午四月

向被左顧多少名論殆令人醒心侍體日來益適雨餘園林交陰禽聲益幽絕有懷高人若更相携可想一般意也皇明史略謹茲呈覽刪節太忽略鋪敘欠權衡信乎作史之難也史可法答攝政王書附在卷端幸取看焉史公純忠大節當與文履善陸君實諸公同歸而世鮮知者可歎黃公道周瞿公式韮亦史

公之流也而俱厄於時未展一步豈非命耶然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馬晉趙宋得國不正而猶能南渡饗之保之以躋百年以皇朝興亡之正不能成重恢之業至使三皇帝咸不得其終亦何由哉此區區所以致詰蒼蒼也無乃殺戮太酷民不懷德而乃爾耶如趙宋宜蒙仁厚之報而懿炎之鬼有甚積累享血食至於此久哉抑以牛換馬馬祚中絕耶如清人坐獲漁人之利而厥享國垂二百載是何天道所謂攝政王書真是盜憎主人堪可笑已史公所答得社稷爲重之義名正言順有辭於天下萬世令人激烈

曾中礪礪非尺紙可瀉姑不盡

春間泛月三浪江問舍人公故宅舟人漁子尚有指
點其遺墟者仍望安泰村知其爲兄家舊隱江山文
藻倍令人興感而清絕之地無因相携則向北風而
增唏聞故老流傳舍人公當昏朝遜荒于固城仁
祖將舉義臨匪所以諮諏欲起公共事公終不應是
夜向晨村鷄不鳴 反正後公蒙 宥不返京第卜
居三浪以終老 仁廟命賜環三浪數十里地子孫
移宅安泰泰去三浪不十里亦所賜地也苟其然者
不仕之義至精且微無乃聞太伯之風耶抑有契於

柳於于寡婦之詞乎竊服公義至高誦之無窮而前
輩文辭不少槩見何哉蓋舍人公值極否之時守其
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是所謂身雖否而道之亨
斯已奇矣及夫天日重明彝倫再敘則宜其得君行
志身道俱亨而以高文王之義成隱首陽之節公之
所以自靖獻于舊君者其心炳然百載之下尙可以
想見也此事載在兄家家乘耶幸見教焉

答沈英安

戊子至月

仰惟日月其良舉下禮成玄和復闕孺慕何堪憑聞
新阡扞兆有鄭北窻所埋丹書如滕公沈彬故事云

信否苟其然者其攝心通神逆觀於三百年之後者
真異人也此老有頑父傲弟而自晦其身以廢中權
免父於井廩之惡若是者可謂盡倫詎可與佯狂放
誕游方之外者比而同之哉篤論者只知其爲身通
三教九流靈異不測知其躬行孝梯處變事而不失
其正者鮮矣聞其埋誌有執事初名屬以立祠云傳
說弔怪幸示及焉區區俎豆何與我事而不能忘情
於桑海貿遷人骨俱朽之餘者恐欠遷世不悔之操
無乃傳之者妄耶

與宋賢希

欽大○壬申八月

竊念吾兄不仕之義甚高以持破之非其所也供職
之難其事也此是老先生家法所相傳而裁諸心而
踐諸躬者惟有兄耳丁丑三田之役也圃隱之後有
名僞者爲瓦署別提當燔瓦而閣之恥不肯爲卽棄
官遵海濱而處不易其介陶菴嘗贊其位微祿而身
大義凜乎有蹈海之風至謂無愧於圃翁弟於兄亦
云而鄭公處其變吾兄處其常常則易狃而乃能自
靖如此比鄭公又加難矣直欲再拜于老先生廟下
賀有賢子孫也然是豈直爲老先生門戶之光哉世
教之弊久矣士大夫出多失身處或喪守殆不知禮

義廉恥之爲何事今吾兄一出而自立乃爾卽以天
理當然吾不得不然也聞兄之風者其不汗發背沾
衣者幾希矣願吾兄無得一節以自足彌勉其可久
可大之圖焉睡翁先生遺書計已有爲我地者存可
能送來否平生篤信老先生以爲不可尚已愛敬而
尊慕之者上及于其所生然在睡翁則亦不專以篤
生大賢也以素所自樹立使然也可蒙諦茲苦心而
終以見副否

與宋賢希

壬午陽月

伏惟肇寒仕體玉重登 筵幾度晦翁每歎輔養之

疎略至謂家有明月夜光而委之衢路此出於愛戴
之苦衷讀之感涕桂坊雖非講官挾冊陪講參聞講
義則其異乎講官者幾希以故昔先輩之當是任者
未嘗不以輔導自任不以分外自居而辭巽退托如
兄宿儒宜處濶嚴之地用備 顧問之列不止爲一
辭居州已矣自聞兄被新 命實有不寐之喜也卽
今 貳極養德萬姓繫命眞所謂三善旣備萬國以
貞者也兄屢世賓師之家也所欲爲之熙贊洪業增
光日月者非餘人尋常延頸之比益慥慥乎輔翼歸
道教喻成德之方用卒世臣畢義盡忠之願如何如

何昔尹和靖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以來日所當講者置香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學者問焉曰必欲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此伊川宿齊豫戒覬感格于上心之意也斯義也豈有古今之殊哉莫以越俎爲嫌莫以占僂爲度文義講說之外雖容貌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靡事不言言必竭端聊盡在我之道用殫一日之責申望申望以老兄也故爲之提撕乃爾計應虛中無我受用不已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答閔寧仲

致文○辛卯元月

嶠俗尚質一變則可以至魯信能以教化風俗爲爲治之本則庶幾有恥且格而近世司百里之命者舉皆弁髦此事賀賀焉莫知所之無善俗而乏良材者卽以此也以吾兄存愛之素濟傳家詩禮之美苟遵文翁蜀郡之政克施安定湖學之教則感應之捷捷於影響可但做一色哉在東京日聞邪魁丁若鍾隨其父之任處貴衙有年誘官僮以邪術千百其端而

官僮終不被誣誤貴治習俗之美可見於此矣試叩
於舊吏輩則可得其詳也蓋其風土抱朴舍真真可
教也入鄉循俗因勢利導是亦時措之宜而興學爲
其詮諦幸亟試之用收專功也朱先生南康日諭民
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
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靡日陷儉薄仍曰鄉大夫
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是爲鈴下所宜理會故爲
一誦之

答閔寧仲 壬子元月

追成祠版於祧埋既久之後者當設幄矣造主於墓

所而具由告墓在所當先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八代孫立主之前不當稱孝某敢昭告于顯八

代祖考某官府君顯八代祖妣云云之墓府君神

主親盡祧埋者已三十四年矣盛德大業爲永世

所誦慕今月十五日朝參因大僚仰請 特命不

祧錄用嗣孫 恩徹泉塗榮動門闌今將追成神

主還奉家廟宗祏既毀而復立祀享既絕而復續

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告墓後當設虛位于幄次題主奉安仍薦殷奠恐宜
初喪則以有虞祭也故題主奠只斟酒已矣追後立

主以奠兼虞是為飲食依神神靈飄散已久恐不可備例略設也主成後奉安卓子而行禮祝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孝八代孫某敢昭告于顯八代祖考某官府君顯八代祖妣云云府君神主親盡祧埋已近三紀大僚仰請不祧 成命已下 恩禮曠

絕幽明俱榮今已追成神主伏惟尊靈是憑是依行將祧奉家廟謹以清酌庶羞恭伸奠獻尚饗

嗣孫先廟恐當前期告由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云

列書先八代祖考某官府君神主親盡祧埋今因

大僚仰請 特命不祧今方追成祠版祧奉家廟

顯高祖考顯高祖妣已下四位禮當以次遞降謹

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神主既成薦殷事于幄次因就饗返第直躋奉于家廟正龕之右位設酒果安神已矣不必疊告羣位亦不宜并設也

答徐承旨鼎輔○癸酉

備食主人之禮也禮無使執事代行之文繼使老病罔克躬將使執事添酌再拜則自為之已矣以其非執事事也已不與祭而使人替行則攝事者自行備

食之拜圖也若至主人與祭而執事者侑食則是無
主人也其可乎雖不得已代主人侑食拜則不可耳

與李景博光文○戊辰六月

吾兄捷巍科已多年所而猶知退而不知進茲豈今
世之所有當於前哲中求之文正先生垂昆之裕不
斬之澤亦可以有驗矣老先生并世之賢如金逸漁
尹臨齋諸公豈不是急流勇退底賢大夫而祗夷曠
蕭散以自終而已須如老先生明誠所造已物同成
乃可以不負受中之理矣吾兄固守東岡斂却若無
卽釋褐處子也義已高矣跡亦奇矣然必益劬老先

生所讀之書益勉老先生所傳之學以求其心法而
會通其全體大用之實乃履其鋪敘皇王之志則方
可以盡吾兄自己分上事矣凡人之患在不能立志
苟能立得堅定則學問思辨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
日新又新沛然莫之禦矣苟求其方莫如專精四書
四書之言平易純粹正大光明萬事萬物之理畢具
于茲以故老先生終身鑽研耳順心得爛用其名理
猶有所不盡而貽于後人者老兄雖欲不自任而自
重得乎幸激仰奮厲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
于己則豈止爲恬靜自守之賢學士而已乎昔賢有

言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所謂第一等者卽明善誠身以立人之極也雖謂兄家單傳密付可也相契之深相期之遠自不覺覩縷至此計應犁然有會也曾伏讀鹿門任公抵尊王考書其勗之以母忝生倡家聲者其意真切誠古朋友之道也幸取看而淡味之則亦足以有發矣或有擬議繼后而未及成禮斜者姑不承重以待三年之畢斯事也或拘於昏娶失時或嫌其年齒穉藐皆權宜之道也是則在本家遷就行之之如何非禮家之所與知也旣告官則已成父子祖孫當承重而承重已矣守經之外更無他道也

與李景服

光正○甲戌四月

宮銜計應未解出入周衛之中克殫輔翼之責否伏聞繼講以孝經云頻御書筵日月就將否斯事爲目下第一義真所謂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者也卽今教諭之方終涉疎略朱先生所云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者政道今日事也尊兄世臣也畢義盡忠之道於是焉存自崇德克堪模範然後可以輔成 睿德自勉學克成間奧然後可以啓迪 睿學所以致之者

誠而已竭誠力之所暨罔俾廣巖雷淵專美於古如何如何曾讀文正先生辭巽輔養之疏懇懇乎教胃之道特身不出耳至心所存尚令人感涕况如吾兄既在其任乎須存任底意思乃可擔夯脊梁益加自勗用述先懿是爲所厚望耳因之有奉勉者今之士大夫得一第以爲能事畢矣視簡編如筌蹄何所藉手而立乎人之本朝乎願吾兄當以世教生民爲心益讀老先生舊書以究志業之所造則恢廓擴充無遠之不可屆也

禮記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以各主其喪而云也過房之孫無嗣而死則本生祖當主其喪以亡從孫題主有應服三年者則爲行練祥禫大祥后入祔祖廟待立後當行改題而遞遷立后前四位廟墓之享當單獻無祝也次子不敢旁題而只稱攝行者大防也尤翁說得斯義甚嚴恐不可易也所云攝主當因主無後之喪而并攝其先祖之祀然則令孫葬後以既主其喪當攝先祀之意告廟告廟後更無用攝主名告祝之節攝祀者單獻單獻故無祝也恐無兄弟次序之可拘也喪祭不可各主大資之并攝廟事是亦親者主之恐非可已宋文吾立論可謂得正

也令孫喪中當不廢先廟單獻之享何待其喪畢而改攝乎

攝有兼代兩義有主人而攝祀則當三獻有祝無主人而攝祀則當單獻無祝單獻無祝者遠干統之嫌也攝祀者祇不廢祭已矣安可盡行主人之禮不少示變乎鹿門任公有云支子孫攝祀則改題非所可論而祭時祝辭則直云攝祀子某敢昭告云云而行三獻然三獻有祝恐涉僭猥僭猥則非禮陶菴先生所論攝祀者一獻爲正法是乃守經而不可易者也至若寒岡問以攝主三獻主婦終獻而爲退翁所印

可然恐難從也夫禮以後出者爲明故沙翁爲禮家之集大成得九庵陶庵兩先生而盡返正經是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答金伯安

宅善○乙未元月

有事則告卽事死如事生之義積冤伸雪貫徹幽明雖無復爵改題之節恐當告廟并及羣位而國憾卒哭前不敢設酒果告由祇焚香如朔望禮而已旣告廟恐不必告墓此與焚黃有異也告辭製呈而必待停啓行禮恐宜

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

府君某封某氏

列書諸位

先考府君橫羅文網名登白

簡煩冤莫暴飲恨歿世昨秋顛 蹕獲蒙 恩諭

日夕攢祝永晚覆盆 聖明嗣位霈澤旁流 慈

教誕宣首舉先考 先朝遺意用全外家白日回

照丹書洞洗九載冤誣一朝快雪 成命荐降亟

停傳啓湛恩鴻渥洋溢泉塗聖德罔極天地莫量

即日滅死無復餘憾伏惟尊靈悅豫冥冥幽明圖

報隕結是期謹告

答李審夫

正履○癸卯

履端正始合體元吉關塞無伴梅軒寥落殆無異旅

館寒燈計不堪家國之戀也竊計是年花甲載周齒
德俱邵各實純粹炳然為吾黨之光可無賀乎間被
胤賢左顧又聞有添丁之喜喜幸切切貴邑故名都
也好山川風土也得老兄為主將施以詩書仁義之
教行且見人誦四書家行五禮風雷鼓動闢陋破荒
即此一事詎讓於老峯而但專而不能咸是為可恨
耳北俗樵魯而猶往往有不喪天機者庶幾相近於
秦雍風氣斯為可教也教化風俗為為治之基本俗
吏之弁髦久矣老兄之於斯事自有一段苦衷權輿
宜春而究竟於青海將俾肅慎罅楛之地變為鄒魯

絃誦之邦則可使文翁不專美哉第當拱俟焉承
示六鎮壯遊極心目之快殆令病者醒神如聞晨鐘
也吾輩每欲搨三寸管舒千古眼而局於心地所見
不達老兄躋身天雲之上盪胸溟渤之外便覺天地
陰陽之氣自我腔裏透出也歷訪南林兩徵士多少
會意有助世教云爾則可驗其人養深而積厚爲之
贊歎弟被兩人者不面而書用作神交然卽是隔顏
摸真豈如今公之聲氣相感乎令公固已讀盡好書
而又能看好山識好人可謂副平生三願又不勝健
羨也鶴松諸賢緒業之無可繼者宜盛諭之興慨而

顧瞻世界聲利滔天誦法孔朱者亦寥寥乎無聞何
責乎幽都髦士哉承喻催科爲擾將息靡暇莫無以
荐歉之餘憊未收耶西京田租減半之法雖非在下
者所敢議到可能有小變小益少延中折之命者否
應知乳子母甘苦飽經營茲爲老兄示我詩還爲老
兄誦之

答沈稚彥

能容○丙申八月

以老兄富有晚暮吏役卽是牛刀割雞詎足以達材
乎哉然官無大小其所以施措則一也豈有古今難
易之殊哉從來經綸之士把天下國家做自家物事

看方徹始徹終思量得到如巨匠修破屋大變則支
久小變則支近惟在相機爲力之如何而今之爲邑
者形格勢禁戛戛乎下手雖使龔黃處之亦未之也
已然祇宜入鄉循俗因勢利導而已以故程伯子做
邑及民之事多衆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不戾於法
衆亦不甚駭謂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朱先
生亦云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
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又云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
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茲是
知時識務而發者也以老兄存愛之素不待更讀西
銘而圖所以涵煦民物彌勉仁術用固邦本則非直
了百里之憂不勝其厚望也

與沈稚彥

庚子四晦

近畿民情皇汲殆往牒所未聞東西流民之以王
京爲歸者舉作翳桑之鬼其異乎長平一坑者幾希
氣數所關至於斯極爲之奈何昔聞 祖宗盛際京
城亦設賑以粥以穀分日接濟故靡所捐瘠老峯父
子世掌賑政克著聲績每以爲不下於富鄭公之青
州矣都下廢賑未知在何時而自甲乙壬癸至于今
日八方饑氓之仰哺 王都者無一人得活塗殣野

殍幾相枕藉 朝家懷保德意如天而有司不善奉
承日昨頒錢于倉庭拘留流丐永日其久死於其地
者不可勝計云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也

答申寧世

常顯 ○丙戌七月

承喻以爲而無漸施而無術名不符實進銳退速爲
慮則誠有是患而至若自顧所存蔑有及人則謙虛
退托無已過乎以老兄而不居則其誰居者昔晦翁
嘗論學校之政曰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
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
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又况教官

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
計老兄其亦有受而云爾乎然豫憂其末流之弊則
井田肉刑封建賓興四者俱不可做知時識務者當
爲卽爲毋失其機已矣願老兄毋遽賦歸久道化成
毋俾武城絃歌蜀郡儒教專美昔人申望甲望

答申寧世

壬子二月

卽茲手命帶來名山灝氣落於几案心目俱醒不翅
清夜聞鐘也第伏審崇體頤攝愆泰是爲邵齡通患
而至將一部朱書蚤晏繙閱則仰認炳燭程度惟日
不足贊頌切切所尊閣者大至耶節要耶蓋貫精粗

合內外羣獻之蘊奧百家之異指莫不毫分縷析如
示諸掌卽其精神氣魄有以撐拄乾坤洞徹窮宙所
謂豪傑而聖賢者也但全部如地負海涵非高年所
易鑽研旋旋施力有緝而無斷則厥效自在罔覺之
中也以老兄朗慧若早從事於是書則當與黃直卿
蔡仲默輩升堂而鼓篋潘叔度董蘿石又何足道哉
朱先生亦云自從八九十歲覺悟只據而今地頭傻
立定脚跟栽培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是爲所交
勗者而如愚者如老特之鞭不起餘日殘編一任倚
閣惟願老兄真做衛武公戒抑之節度焉老兄居東

數歲留債於雪岳蓬壺可能了償於俗離否離岳仙
靈計應拍挹相迎也身如匏繫無因躡杖策餘塵可
能於水晶峯頭宵寐感通如元白故事否

答永明尉洪公

顯問○乙未八月

俯索辭敬軒集八弓肅茲呈供伏幸視至斯翁常以
自洛建來吾道大明靡所事于著述惟以躬行實踐
爲度故遺編若斯其寂寥且其精義各理盡在讀書
二錄而沈潛闡釋心與理一筆之書者咸從神髓中
流出如道甘苦若說痛癢至有讀斯錄而或通體汗
下哭泣終朝者是豈巧文麗辭榮華其言者之所可

致者哉但其發身於永樂之世者恐欠出處之正難免失身之歸不可以未成德而原恕石潭之不許以道統正脈者卽以此耳

與永明尉 壬寅六月

淵泉大資奄捐館舍切怛之極尙忍云噓仰想怡怡之地兼以父師之道至痛如剗非餘人孔懷之憾爲之哽塞竊念大資平生醇德邃學雅操貞躅歷選近世尠與倫擬而晚節一着樹立卓絕因之不容於世不容何傷不容然後見君子也浩然返真身全名完終與大化冥漠在當人分上無復餘憾亦可以藉手

而見往哲幸體斯義千萬節順仰副素日友于之至愛焉曾聞炳燭程度慥慥於禮記補註云間已成書如書經補傳耶遺稿全部亦已手選整頓得定否隱顯異趣雲泥殊塗縱欠一日之雅夙荷知遇之感古所云神交冥契靡足以喻其意也憑聞臨簣飾巾之際每對金盃輒問賤疾安危此意真切銜戢罔喻非直并世不識之爲齋恨千古也

答永明尉

禮葬與 賜祭名義不倫自祖遣至虞卒只官庀膳羞而已祭則當屬主家受禮賓之設侈 君賜也備

豆銅之具遵典禮也是爲并行而不悖者也祖遣兩
奠祇云如朝奠固無定品則不可更容他議者盛諭
己得其正至若虞卒陳器具饌自有儀節恐不可祇
薦 賜饌參以饎羹豚腊用準祭式恐非可已也獻
以主人之禮祝用主人之名則是祭也公乎私乎既
是私祭則曷可以饌出於公而禮廢於私乎 助羞
事體自異 致侑何所嫌而不用私祝乎無祝則單
獻單獻則非祭以虞易奠而祭不成儀可乎儀不及
物猶曰不享况儀物并虧何以成享哉又有一事可
證古者公贈玄纁束主人贈制幣玄纁束君贈之外

別有主人贈而并納于壙亦不以公私相混爲嫌贈
幣猶然况安神之祭乎

令孫祔祭當遵中一之禮祔于尊祖考位而尊祖考
位以未克定嗣祭用單獻無祝之禮然祔事爲祔位
設故雖三年喪中略設先忌而祔祭則所祔祭及祔
位并三獻有祝攝祀者之替行祔事亦當備禮恐無
干統之嫌前後異同恐不必拘是爲禮窮則變也

答姜聖登

泰重 ○丙午陽月

憑聞炳燭程度健天之以惟日不足云贊頌切切賢
路之崎嶇有甚叩嶮世味之辛酸無異饑饉卽令公

之所閱歷也計應以良其趾未失正為厚終之吉也
恢廓胷襟則如月臨萬川砥礪氣節則如壁立千仞
規模宏碩而綜理微密儀文簡約而持守嚴謹包括
百家而歸宿乎儒術蒐羅萬象而根極乎理妙闡明
諸經之蘊奧辨析羣言之同異上以紹家學之淵源
下以正髦士之趨向是為所厚望于令公者也

答吳星州

顯相○壬辰

遞遷二字雖就五代祖以下而言然并告最尊不祧
位而曰今而遞遷有事云爾則恐似逕庭改遞遷以
合享恐宜或稱合享先儒已言之

某親即言主祭者之屬稱也故曰府君若是當位之
親屬則詎敢下府君二字乎以耐祭祝祗舉孫某官
不書府君而知其非當位屬稱也

答金汝行

景善○辛丑八月

辭本固宐仰要斤正而窮儒去就不敢干及達官是
亦狂奴舊態也既荷俯索不敢自秘肅此呈覽幸亟
看詳不吝點竄至望既不敢循例附奏亦不可一向
泯默疏顛之不宜淹遲胤友之為我謀者恐為中理
也老洲吳丈承諭後趁即封章亦以其初不附奏是
為近例之可以遵述者也至若姑待更諭之教教意

非不周悉而無往例可據一舍之近無端拖久非義
分之所敢安也將以十三日呈納縣道計也
教意仰認出於至誠惻怛靡極不至之意自令人釀
涕弟雖庸陋亦具彝性豈無所感應而終不克聞命
者乃有不得已者存耳往哲辭官咸以疾病爲難進
之義諦故夙夜之地亦視以例套而賤疾則爲治眼
眚過服寒藥以致剋胃榮衛虛竭已成廢痼右眸偏
盲隻眼亦昧幾不辨字左癱久苦全體俱痺極艱運
步以我視我亦不猶人以人視我當云如何重以疝
積無常闖發往往氣窒如此者非可議到於陳力就

列是爲真境實際而猶有所未盡索言者恐溷崇聽
也豈效怠奴懶婢之稱疾欺人如李土亭所云哉若
出於占僂藏拙之計而惟息掉脫則天厭而神殛非
敢乃爾也苟使螢燭之微可以承太陽之輝涓涔之
滴可以補河海之潤則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其可
啓不知畏而甘自歸於亂倫之科哉顧欠力量見識
可以藉手而因之癘醜龍鍾無復人樣百爾思量萬
無呈身之望詎容一二言哉昔聽松成公承召命不
起尚成安時以首相以恩命之出於聖簡勸令一謝
松翁復之曰文立不薦程瓊知其稟性謙退年高無

當世之念也公非知我者耶尚公不復強用全其守
是真古朋友之道也令公應不辭爲賤子之成安幸
以斯義詮達揆地俾之言下怡渙毋致窄逕窘步不
勝其血祝耳縱令拚棄廉義冒沒進身不過三數登
筵而退何裨於 聖學何益於國事哉 上焉而虛
費 恩禮下焉而徒喪所守而已且不辭世情妄攬
忌諱則其爲公私狼狽更無餘地固已玷辱於朝廷
亦豈不貽累於令公哉良限株守四字前書已悉斯
爲矢言也千萬曲諒任其自在俾延垂絕之喘茲爲
大德至仁也

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皆考之以鄉
黨之毀譽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升朝用階
清選其爲法也雖不逮三代之賓興而猶可以得賢
能之士也近世薦剡初無所試可徒取諸聲聞故滔
滔是假真售偽其弊有不可勝言固宜詳揆其本末
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
貌者不容其僞如陸敬輿之論而其本末志行亦未
可驟聞而驟信所以莫難於蒐羅也湖南古稱多氣
節之士而風氣衰颯往往多狡獪如東漢名節之一
變爲六朝放達然既莫借異代則卽其中先實後名

名實相符者而取之已矣苟求之至意謀及賤子真所謂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者也爲之贊歎然伊川之所不言於涑水者愚何敢云爾古人論程馬此事曰薦一人亦無害但恐不得其人耳蓋泛論人才亦程子之所不辭也然則舉爾所知可乎羅州有張憲周年近七十學術行誼不直爲一鄉之善士曾入剡牘而以其不求聞達尚無爲之先後者真守道藏用者也斯人也師事鰲村宋公亦從遊于尊門邱隅翁及金台德安兩賢皆期許綦重愚亦因兩賢而見知者也更詢本邑邑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舉之如鄒聖攸訓如何如何僭易及此不勝主臣

答金汝行 庚戌臘月

賢閣大祥在大資出疆之後則不可以主喪者之不承祭而退行常事當用初碁準禮行大祥祥後入廟卽家禮備要所載而爲一世通行之禮然古禮祥後主仍在寢衿後入廟好禮家亦多遵述星槎復命若及於十五月當禫之期則祥後不撤几筵廢上食朔望只舉殷奠既禫而耐廟恐爲伸情之道而返第若過禫月則有難淹遲用致過時而不禫令胤亦當攝行禫事而變除如禮禫祭日當卽入廟也大資若

不及禫期則雖在旅館當禫之月擬用或丁或亥日
變除恐宜第方喪縞素之時私喪禫服恐靡所變制
也

立后於祥後而舉祫於禫月者妣位祝不當用罪逆
不減歲及免喪兩句改措以顯考喪制有期今以吉
辰式遵典禮將配于先考謹以云云恐宜

答沈仲賢 獻永○辛巳三月

國哀卒哭前卿士庶人家不敢行祭 肅廟朝君
臣服制復古之後事體尤異至喪禮補編出而忌墓
練祥諸祭并許 卒哭後行之今則已成 邦禁無

容議到而略設一款或不無情勝之論然愚則以爲
不可行也雖損其儀物亦當出主正寢奠獻拜焚是
可謂非祭乎 國典所不許而行之是非禮也非禮
而祭之神其享諸丙申 大憾或有略設伸情者
正廟聞而非之至發盜祭之 教云惡有干金石之
常憲而伸子孫之追慕者乎惟薦新外并與朔望參
而當廢已矣禮五服未成服前廢祭故遭總小功之
憾者雖值喪餘未嘗伸情况方喪乎 大疚之世神
人不寧 宗廟山川百神不祗卿士庶之靈亦不遑
顧歆是爲通幽明之故也雖不略設是日也設虛位

世哀恐非可已也

奉祀之至于玄孫以其爲有服之親也等有服耳無適庶之別遞遷以祭之此朱先生所義起而天理人情之至者也曷可以貧不能尸祀而徑埋當遷之主乎長房旣無廟可奉則勢當創立別廟于宗家是爲權而得正者也題主以庶玄孫屬稱爲之若不克與祭則祝辭當云庶玄孫某病未將事使某親某云云恐宜茲爲禮家定論不疑其所行者耳

生日之祭於禮無之馮善生忌之薦見斥於先賢者以其情勝也情勝則非禮也焉有非禮而可施於親者乎周甲與常年有異墟墓與家廟不同宐若用享而伸情然終是非禮之正雖甚缺然不如其已也愚之所自處與處人豈是不行已矣斯義也竊有所受靡敢扞說耳

尊伯氏丈所述國朝名臣錄卽晦翁撰輯宋名臣言行之遺意也存刪去取之際自有權度精切不差未審所成書者爲幾弓耶金潛谷李惕齋咸有是編而或失疎略或涉齟雜俱欠成書使人不能無憾此伯氏丈之所爲著也可蒙借示俾知良工苦心否著書者要欲與人共之載于巾衍秘而不出豈其素心哉

答李稚順 光承○甲子二月
文穆公盛德大業固已表準當世而屈伸榮辱關世道汗隆非惟與九翁同條共貫已矣壬子之疏甲子之書咸從直字旨訣中做將出來真天地間有數文字也收拾遺文於灰劫之餘者不能十一於百千而印本又無餘者世不知有打愚集久矣叵耐悶懣說與令從子要其翻雕計應關聆也惟時惟幾決不可失幸亟施力圖壽厥傳至望至望

答尹慶興

懿成○壬午五月

晨昏之戀固應乃爾而令旣以韎韁進身當思金革

衽尸所謂經營四方震動四境者卽已分所當然也離違庭闈乃有所不得已也卽今邊陲晏然枹鼓不警而亦不可忘虞可能思計如飢思士如渴用作折衝禦侮之圖否設有可虞令之胷中自有一部三略可以應變否善乎吳子之言曰凡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斯爲爲將爲吏者真詮妙諦斯事也非直律下亦以自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方可以上行下效緩急得力親上死長之風於是焉存准令勗哉令自在妙齡讀書已富苟不投筆則蚤

已策名儼然爲王國之彥常爲令嗟惜者也然世臣
酬國之道文武一致惟當隨處盡分隨事盡職終做
萬邦之憲而已

答李景游

基恢○庚寅臘月

學校爲爲治之根本如欲整頓屬壤當自茲始而中
外舉咸倚閣俗吏視以弁髦風俗頹敗犯義犯刑者
殆以此也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以其獨
爲於舉世不爲之日使舉世皆已爲之則亦何貴於
安定月川哉承示諭民兩編拳拳教養之方纏纏仁
義之言當與陳古靈仙居之教匹美齊休若出於晦

翁之世則亦應云一大心胷包得許多也然則今之
倚閣弁髦者亦可謂儒學振興之時老兄詎非其人
哉安得如鮮于子駿十百輩布列天下馬涑水之所
嘗道者第於老兄亦云爾也久道化成專係於居民
上者躬行而率之朱墨清暇亟讀論語一部澆灌心
目於理義之府卓然立一邑之極如何如何

答沈天老

弘模○壬辰六月

易課不弭鑽研云有新警各理可以承聞者否易固
爲卜筮而作卽所以避凶趨吉趨避所以爲善去惡
因修悖而示訓戒者也然則象數義理豈二物哉其

不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乎愚嘗云四書易
讀底周易周易難讀底四書讀易如四書則可以明
吉凶悔吝之理而盡潔淨精微之教未知盛見如何
向詢爲所后子服南塘有云所后子爲所后父同於
所生父則其所后父爲所后子亦當同於所生子此
不待特著而後見者斯言峻截宜若可遵而竊詳傳
文本義惟正體傳重三者咸備然後始許三年其嚴
可知也所后子大倫既定則正與傳重固無間於己
出亦不可謂所生以故祇當屬正而不體是則非拘
於疏說也尤菴陶菴皆許以衆子服農翁亦論閔彥

暉繼后子之服而曰不得與正體長子同而同於支
子承重恐爲得禮不可易也愚則不敢信己而信三
賢已矣願更承教

答李稚存

道在○丙申四月

凡祭祀之禮雖云內外親之無主婦者滌器潔釜鼎
具祭饌當使衆婦女爲之而亞獻則浹不可攝行以
嫂叔舅婦之不宜對待爲禮也然終獻與亞獻不倫
無攝主婦之嫌故朱先生許弟婦爲終獻弟婦猶然
况子婦乎子爲亞獻子婦爲終獻恐無害於盡敬盡
禮無主婦之家往往乃爾不疑其所行者也

答俞星老 漢旭○己丑八月

示諭存養節度咸從體驗中出來非取辨於筆舌者爲之醒神羅豫章先生教學者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爲龜山門下相傳旨訣而延平嘗云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朱先生則或慮偏靜而做病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只用敬不用靜然動時工夫要在靜時做靜時工夫要在動時用靜中萬理咸備是涵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皆中理是著靜之理故謂之用是所謂體用一原動靜相須

也敬者該動靜兼體用而誠者居敬之器仗也非敬則無以入誠非誠則敬有間斷敬是持守之法實有是敬而無間斷卽誠也誠者因實然之理而行實然之事已矣曾子所云誠意子思所云誠身孟子所云思誠皆同一地頭橫渠默養吾誠之云亦是誠之者人道也恐無難易之差殊惟在用力之如何也

答趙士龜 鎮壽○壬申八月

小記所謂不虞祔待後事卽指父母偕喪葬不同時者言而亦有所行不得者體魄歸土魂氣飄散故亟設祭以安之要不出是日禮意卽然也雖在重喪未

葬之前不可不立主既立主不可不祭曷可使將散之神閱月而無所憑依耶尤翁答人母喪將祔父墓既穿壙而遭妻喪成服後當葬而虞卒祔行否之問曰初再虞則行三虞則葬妻後擇日行之而三獻皆不可廢此爲重喪中遭輕喪者設而亦足以旁照蓋急於安神無輕重之別也母喪未葬行妻之虞雖似未安虞者葬之餘既葬即虞恐無可拘第三虞卒哭俱是成事恐當退行於重喪卒祔之後未知如何

與金汝涵

益根 ○庚寅二月

貴宗士心甫時相聞否每念其瑣旅棲屑仕不救餒

爲之心惻聞櫛巢公所著百六哀吟見在其行窩中云可能爲我借示否櫛巢公英才正學雄文麗藻固已卓偉不常有於世者非直克紹農淵兩先生真傳已矣局於短造不克永賴於斯文世教者是固士林之所追恨詎非所謂伯淳無福天下之人無福者乎惟其辛丑建儲時夾贊二老國以永存是爲億世所不朽者也常願尊閣遺編而不可得今茲百六吟卽哀傷被禍羣賢而作者也可備詩史用裨彤管區區者必要奉玩殆以此也愚於士心甫雖欠一日之雅卽古人所謂神交冥契應不我慳謹茲轉懇

答閔子亨

泰鏞○甲申七月

奔喪曰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所謂親者不分嫡庶而言也舍親兄弟而取遠兄弟情有所不忍禮有所不愜愚意則庶兄主喪題主則當云故弟而不敢書名祝辭當用敢昭告謹以等字恐宜只言故弟太無分別亦似簡忽誠如老洲所教而嫡弟之稱既無經據未宜用既云庶兄又下敢謹等字又改亡字爲故字則亦可見隆殺也其庶兄既非承嫡者則攝行先祀固多窒碍而既不敢改題遞遷則未立後之前單獻無祝而行廟墓之祭恐不至於太難處

也若以妾子攝祀爲僭則小宗大宗均焉可行於繼禰之家者亦可行於繼高祖之家且兄庶弟嫡固不若弟庶兄嫡之爲順序然親同則一也曷可以不順序而舍期親而從小功之親乎至若顯辟之題婦人無奉祀之義苟非理窮勢極萬不獲已者則靡可議到也

丹巖相公日記少時略綽奉闕而憂愛一念炳然如丹者溢諸毫墨之外且商確并時人物務主忠恕求無過於有過之中卽所謂公則物我兼照者也爲之贊歎荷茲許借可得以重釋不勝喜幸人知其純忠

至誠爲國蓋臣而本之學問默成而存德則知者希矣本朝儒相有以思菴浦渚睡谷文巖當之而愚則謂丹巖相公當不在其下若其獨秉大義身任綱常之重諸公之所未有也

答尹應汝

聲大○丁酉五月

朴謙齋所編禮疑類輯卽通常變酌古今而成者爲有家日用之丈尺以故爲正廟所表章用活字印布而今幾乎絕矣若取印本翻刻則可壽厥傳其所裨補世程者何如哉向時之八家文接近世之事文類聚刊行一世塗人耳目固按道者盛美而猶未若

禮輯之要切是可以興禮教也待到歲功告豐亟付剞劂則爲斯文幸詎有既乎惟執事圖之

答徐樂三

有畬○丙戌九月

禮喪服曰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服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註曰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已者之服可也所謂慈已之服卽小功也令庶弟若受命而被養於令庶母則當服齊衰三年不受命則雖有養育之恩祇服小功已矣縱服三年不當被髮行練祥禫壹遵三年喪體段

恐宜行三年而不被髮所以與親母差殊也庶子之妻不服慈姑婦從夫尚不服則其子之無服亦可知已慈母本無天屬之愛故無從服之義也關雎章下註匡衡說太上云者卽言極尊便無其上之謂也禮記太上貴德左傳太上撫民皆以極尊之意而言也所謂太上者民之父母亦以后夫人而言爾來教至尊之稱恐得之矣

答李子臯

鶴秀○戊寅六月

天衢雲路送人曾多而一別復隔無復相關獨令兄不忘久要情愛宛篤是可以敦薄而警俗不直存撫

之爲感悅也仍審氣度清寧贊賀切切承諭關河表裏按盡諸勝鳧鳥所暨心目俱壯計應有凌雲之想也是所謂窮勝事而樂清時者耶克念生民之殷屎畱神牖戶之綢繆然後庶免於流連荒亡之歸可能乃爾否名官作宰能不鄙吏事者鮮矣令公奉教於家庭講究此箇道理不獨存心於愛物而已漢之吳公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凜凜有德讓君子之遺風以故西京之治亞於三代願令兄莫以拜迎鞭撻爲苦毋遽懷歸久於其職以良二千石自期如何如何漢庭公卿咸從此中

出來詎視以鄙事而忽之哉晦翁嘗云士之所以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要盡其才術惟有讀書已矣讀書二字豈非德門茶飯耶處劇事集固欠松桂清暇而夏日冬夜亦應有閒靜之趣隨分佔畢伊吾玩索則發揮事功之本其不在茲乎准令公勗哉因之有奉規者今之士夫舉忽於程門禽獸之戒循澹菴微旨而姑且聊遣斯事始孰不曰姑且聊遣而駸駸然沒溺而不自拔者滔滔皆是耳昔老峯閔公之按北也律身清嚴於此事慎終如始此人至今稱之爲石腸

佛子晦翁所謂光明正大之氣自有所本者真不誣矣更爲令兄誦之

答李子臯 辛亥上元

光膺 寵擢晉長司寇題名耆司肅 命靈閣在大資身計未足重輕而以其在百劫滄桑之餘故不勝其贊頌伊川乍膺西監之命自謂不知是何以仰承德意云者處變事而不失其正大資一出是豈可已而得已者哉行止久速前定不窮要以不出戶庭无咎爲安身立命之義諦如何如何禮記儒行十六而自立爲首安靜自守而後可以言自立可以言用常

程子亦云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斯爲大資所得力於患難者恐無容奉勗而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失於久是乃古今之所通患而往哲之所兢兢也爲大資誦之竊恐爲日下添燈也

與趙元七

斗淳○己亥四月

第有一事可以奉聆者少連大連海州人是所謂東夷之子也以達於禮爲孔朱二夫子所稱述登諸論語禮記又編之小學炳然爲左海之耿光而尚欠表章任其湮滅詎不可惜乎海之東門外世傳其遺墟

北有二墩南有二島用膺二難之美斯已奇矣而其地且與清聖廟隣近將與二松并名其事亦不偶然亟披其實蹟圖所以微顯闡幽用垂不泐如何如何大以建廟小以豎碑俱無不可宰相宜而處之也晦翁之爲南康求陶栗里之居劉西澗之墓熊孝子之間而旌顯之者乃所以風厲世教也况兩連所就卓然非三子者之可擬乎

答趙元七 癸卯十月

內喪在先補編所載燕居服之用白笠者恐有所不敢知者闔巷匹庶雖以齊體之喪具三年之體猶用

黑笠况在 至尊乎且笠是俗制而所謂黑色亦非
純吉也勿論祥前祥後恐當用黑而補編編輯時未
及釐整恐襲五禮儀之謬也受教條編輯堂上所奏
內喪在先公除後臣服雖未變而 殿下視事服燕
居服既用翼譚冠黑笠則進見時亦當用淺淡服之
制此乃從上服之義也斯言得正如此然後上下服
色俱是微吉而靡所參差也

答趙元七 辛亥天中之聖

往哲有訓出處雖云冷煖自知亦宜謀及於知舊爲
其集衆思廣忠益也此以商確去就者而云爾至若

賤子卽一未冷屍耳癱瘓已是貞痼而歲初又添風
痺證類再中房闈跬步罔克自運重以眩暈悶絕有
似癩癩至廢廟謁不參親忌而極矣若是者何能議
到於陳力耗列乎賤齒過禮經致仕之限已近十稔
在朝廷夙夜之賢猶宐謝事况草莽之賤乎雖欲踰
越大閑冒沒進身其奈籊籊戚施自成鐵限何哉愚
雖癯朽亦具彝性苟可以自力則厚蒙 恩禮與天
無極而迷不知變甘自陷於慢 命虧分之科乎一
初招延是何等盛舉而乃施於續息垂絕之人其所
處之得失關風俗之盛衰非獨爲一身之事也世間

知我者惟大資一人耳幸諒此真境實際以程瓊之不薦文立劉珙之不薦晦翁爲度不勝其厚冀也曲禮曰孤子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註云作諡嫌以已尊加於父也漢光武上繼元帝故於鉅鹿南頓君未有追尊之號晉元帝宋英宗亦未嘗自加尊稱於共王濮王也 宣祖朝不爲德興大院君上諡 章陵之未及追崇只稱定遠大院君而亦無諡今日事豈遵德興大院君已例已矣節惠之典不當施於全溪大院君則何可施於恩彥君乎揆以事體不宜用君贈臣之禮盛諡得禮之正而毋寧初不擬議用存

慎重之義云者見理卓然一洗世儒之陋不勝贊嘆

答柳承旨

榮輔○辛丑

於于翁孤忠貞節當匹美於冶隱梅月諸賢以各爲其主不以存亡明昧而易其操焉耳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賤王此伯夷太公之爲兩是也愚常誦斯義慕悅此翁與生六臣無差殊觀每願尊閣其遺書而不可得今蒙惠我一部可以擊繹緒論用遂苦情豈少幸哉尊門旣爲之顛洗丹書又從以印布文稿爲傍親盡分孰有若貴宗者哉是固於于翁名義風節之所致然而亦可驗親親之仁贊

歎切切

答吳景顏 致愚 ○ 丁亥臘月

承諭以災糴之擾而知倦倦意一生易致誠意不足一誠不立百度不貞奮厲志氣磨淬精神圖所以盡體仁長人之道焉名官做邑舉皆闊略吏事而千里流聞無非德聲行何政而致然乎吾意所安亦不屑於卑牧即古名碩致遠者之為今於執事而見之矣為之贊頌莫以賦歸之在邇而或忽於字恤以致不承權輿之歎如何如何異日之立大功名取大事業肇基於不卑小官隨分盡職千萬加勗繼之以無倦

焉教化風俗如飲食裘葛之不可廢耒耜陶冶之不可闕而為政者不知斯義弁髦久矣以故法度不正而人極不立人極不立而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而聖人之用息馴致於嘉山文廟之變而極矣天覆地載莫不尊親者即吾夫子而被凶賊手犯至不保神位其異於腰膺斷絕者幾希古今天下豈有是哉雖謂出於狂易喪性蔽一言妖孽之先見也抑天將喪斯文而然乎念之心折中夜繞壁愚則以為斯變也殆有加於辛壬定州之亂不待百年而將化為戎吁亦可怕哉執事既作宰同省尤宜留心於興學涵

育薰陶化而裁之用作移風易俗之本焉

答吳景顏 庚寅臘月

名官做邑舉不屑吏事而令兄則躬親細務不憚煩勞固知爲述先中一事有足聽聞爲之贊歎張谿谷出補錦城親檢敬差官溺器汙今傳爲美事幸體此義凡係相鎮諸弁當務誠禮惟盡在我之道非爲其人耳所以尊朝廷也三淵嘗云今日居小官者多不謹事上之節亦一弊習未足爲高以淵翁霞外高標其言乃爾蓋以有時乎屈體而道亦不損也興學爲爲治之本如欲整釐壞缺當自此始而上下舉皆倚

閣長吏尤不致意世教之交喪殆以此也幸以移風易俗爲第一義諦愷愷乎儒化述文翁蜀郡之教做安定湖學之規俾一方譽髦烝烝向化是爲所厚望耳令公買山一計蔚有範圍區區分華之願亦切矣承喻夏夏乎藉手抑亦陳希夷所云做不得者耶錢淡成急流勇退何待謀買山資乎淮冀式遘賦歸相携於水邊林下也顧茲買屋難於買山如是云云俱屬獲筭有達觀在倘定應呵呵大笑也

與吳稚輔 致翼○戊子七月

間來幾度登筵而參聽講說否以高明胷藏五車目

羅萬象而晚占一命潦倒下僚靡足以盡其所存然亦所以膺九德之選贊三善之業輔翼歸道教諭成德恐不須讓與別人區區顛仰詎但以一辭居州哉昔田游巖由處士爲洗馬蔣儼貽書戒之曰太子年鼎盛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尚何酬塞斯言殷切謹爲高明誦之陽明集出而待之久矣尙寥寥抑以道義啓沃之地不宜容不正之書乎一函八弓謹茲借呈伏幸視至斯人也間世英豪也立朝則不恤性命盡言無諱出師則折衝樽俎用兵如神名節勳業當爲有明名臣之冠冕以

若靈慧信能親炙程朱做得喫緊工夫則必得洛建之丈尺爲斯文之真傳而不幸出於其後不克見正乃反師心自用猖獗不休以所謂致良知三字思有以歷程朱而易天下不知自陷於詖淫邪遁李贄顏山農輩又從以紹述道術爲天下裂以促明祚之屋社遺毒餘烈至今未已究極厥罪殆有浮於清談之禍晉新法之禍宋亡國之禍禍止一時亂道之害害流永世恐不可以一視也所以謂擒賊先擒王也耶學問固人人所當爲而天分不美者爲之則不能矯揉氣質而先已凶國禍家如王伯安者是己本領

素不帖帖滿腔都是閑氣初不欲爲切問近思之學
闊略階級徑趨簡捷輒欲以胷臆所裁自闢門戶自
起爐竈呵佛罵祖無所忌憚自程朱視之亦應爲之
哀矜也但其文章不局於體裁光焰掀耀神光不測
非直 明朝三百年所未有當與歐蘇并驅而往往
有過者如諫迎佛書及象祠記等文字亦有理致尤
好把翫也使讀者欣然而不知倦駸駸然與之俱化
并宗其學術至以爲朱子從西小門而入陽明從南
大門而入鄭齊斗輩乃其中毒之甚者如高明者
淵源正學且有一片照魔鏡洞徹羣陰應不迷於觀

破以故不爲先事之慮焉

答吳稚輔 己丑端陽

向示伯邑考事祇見于檀弓餘無可據未敢質言其
廢立之故若以爲遵殷禮而兄亡弟及則伯邑考雖
死宜封其子祭以公侯而文王八子俱膺封建藩屏
皇家富貴顯榮至云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得爲諸
侯而獨伯邑考無所見以適子而既不克傳重以親
兄而又未蒙裂土恐非惟聖盡倫之義漢光武明帝
之所施於東海王疆者豈武王不能哉若以爲從家
法而擇賢以立則先王制禮貴嫡而賤庶子生冢子

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
冠則嫡子於阼庶子於房死則嫡子斬庶子期者所
以正名義而息爭奪也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孔子
曰否立孫爲其嚴嫡庶之分也文王孔子前後豈二
揆哉然則文王之爲非出於殷及亦非爲以德不以
長必有所以然者耳曾見通志文王以伯邑考質於
商爲紂御紂曰吾聞聖人不食其子乃烹伯邑考以
羹遺文王文王得以食之紂曰孰謂昌聖人斯言雖
不經以質而被害亦無怪乃爾也苟非然者有廢泮
不堪主宗廟或蚤物無嗣靡所於傳重耳橫渠木河

之譬竊恐未然木之直出爲榦旁榮側秀或達爲正
榦者非木之性也河之順流者爲道過頽在山或不
能就下者非水之性也若旁支昌大而却爲宗主則
是以強弱之勢紊宗支之等爲萬世奪嫡者之所藉
口詎不可悶乎又以文王舍嫡立庶卽爲享人君之
禮云者尤恐害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而已豈計較
祖先受享之豐約而爲廢立之舉乎不自然則非天
理也外之率畔國而服事甚勤內之教聖子以革命
是圖則是乃陰陽情跡闔捩手段豈以文王之聖而
爲之哉夫如是則孔子何以贊之以至德朱子何以

程先生集
云惟知以身事君都不見其他乎程先生又何以韓退之羨里操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爲道得文王心出來乎文王嘗云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是爲至誠惻怛表裏無憾而高於武王者也霜前黃果手自護持卽是一腔苦血感通天地詎容毫髮私意於其間哉曹操徊徨漢鼎之傍而以文王自況者實不知文王之心耳蓋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也文王之盡忠商室矢死靡他出於守經則勦業垂統爲可繼之道者亦經而已然而舍長立庶權也乃有

不得已者存耳是所謂經而合權也橫渠立論恐是初年末定之見程子所評意偏而言窒少出入時有之者卽此類也盛辨真正辭理俱到若使橫渠復起亦應莞爾而笑也

答申聖如 錫愚○庚戌復晦

承重之義由下而上成服恐合以母爲先而且母喪在祖母喪前日則母喪第四日當先成母服翌日承重成服允愜沙翁成服亦然之論而沙翁又云疊遭父母喪一二日之內者後喪入棺之前不可遽成前喪之服後喪入棺後服前喪之服以翌日服後喪之

服似亦爲得斯言恐不可易也成服各有其日則不須以先輕後重爲拘此與喪在一日而絞斂先後爲奪情之事者不倫故也

答趙稚有

道淳○癸巳九月

重喪中遭輕喪者輕喪葬前不可舉重喪練祥卽同宮之喪雖臣妾葬而後祭之義也小祥前一日因上食當告退期之由告辭當云歲次云云孝子某云云明日當行常事而亾妻尸柩在殯準禮廢祭將退行於卒哭後彌增罔極謹因上食云云是爲并有喪之禮與主人在外聞喪而以聞計日行祭除服者及

國恤葬前不同則不可於亡日略設伸情雖是輕喪殯在同宮則略設亦不可舉故也

與趙稚有

乙未陽月

聞高明巍占黃甲一第固未足爲座下賀而令人不容不賀者世家喬木風霜震剝之餘而扶接一線陽氣以致枯楊生稊則安得不拍手叫奇喜極不寐乎然在當人分上旣得之憂甚於未得也往哲有云欲法堯舜當法祖宗在匹庶亦然忠翼公之赤心報國舍生取義退軒公之難進易退扶植彝倫爲輿人之誦服况于後承乎區區期望非常人之比也善乎柳

批之訓曰門地高者立身行已一事有隳罪大于他人高明身上自有此一大擔負千萬自重要作好人而不要作貴人是爲所厚冀也

答尹成汝

致義○丙午臘吉

西來德聲洋洋盈耳仰認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彌勉
綢繆之政克恢永遠之圖如何如何必須思量到人
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是乃晦翁成訓爲令公誦之時臨統軍亭上俯瞰三
江縱橫胡山羅列自不禁竦劔悲歌也每伏讀 寧
陵御製詩我願長驅百萬兵秋風雄陣九連城指揮

蹴踏天驕子歌舞歸來白玉京華陽老子賡之曰九
連城外 孝宗詩此日蒼梧暮雨悲未死孤臣無限
意遼山鴨水也應知自不勝氣湧如山也令公指此
處誦此詩亦應三復感涕也賤疾近復添瘵形證危
惡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已矣爲之奈何

謹稽朱子祧廟議狀有曰方及十世者僖祖爲一世
宣祖爲二世太祖太宗爲三世真宗爲四世仁宗爲
五世英宗爲六世神宗爲七世哲徽爲八世欽高爲
九世孝宗爲十世也有曰八世者太祖太宗雖析爲
二以足八世之數旣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則其實

合爲一室云八世有曰析一爲二者以宋新制分太祖太宗爲二廟故云也有曰九世十二室者太祖太宗哲徽二宗欽高二宗兄弟合爲一室世爲九而室則各異故爲十二室也此皆歷舉當時廟制襲謬者而云爾非謂其可遵也蓋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不在世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共爲一世而太祖增爲九世宗者又不在世數中此爲禮之末失斯言也卽不易之常經也至若橫渠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者遍考張子書無見處不敢議到也 本

朝太宗在上王位四年而 世宗三年始創永寧殿祧遷 穆祖而自 翼祖已下爲六室則其將虛禰廟而待之耶 仁明兩宗之合爲一室已是失禮之大者尤翁之追正於祧廟云者卽述朱子之訓也朱張兩賢不定廟數之云愚見之所不及者也有祔則有祧祧自有當位詎容携貳於其間哉 翼憲兩廟若在於昭穆之外則其將如私家之班祔耶千秋萬歲將何以究竟耶唐禮志所云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云者悖理之甚者曷可舍朱子正論而取拘儒曲解乎盛謙辭嚴義純可以藉手而見往哲豈不

爲世教之光哉

答鄭姪文老

海尚○丙申六月

色憂克收刀圭之功否古之孝子靡遑正履而猶能
展書鑽研於藥爐茶鑪之側亟諦斯義幸取理義文
字沉潛闡釋咀嚼真味則自有悅心而不能已者近
見三淵先生語錄有云先生曰松江與李山海有隙
松江之竄山海之謀也山海一日忽喟然曰願見季
涵其子曰某小人小人何思之有山海云吾少日訪
季涵亭館寂無人季涵大醉卧梨樹下梨花落而滿
面吾急呼之季涵拂面上梨花而起伊日風儀正神

仙中人何可勿思是爲三淵門人鄭彥煥所記也小
人雖極無狀真性猶有未泯然苟不固文清先生風
節動人亦何以與此哉此條編諸附錄如何如何

與鄭姪文老

辛丑閏月

危喘臨簣不自爲力未克造別用敘孤懷想望嚴程
悵惄罔喻蒼黃撼頓之餘居停能不齟齬風土不至
甚惡否習坎心亨是爲義諦隨遇而安靡所怨尤用
俟仁天之鑑臨如何如何恐懼修省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茲乃往哲攸訓爲賢者
願之賢者冲年酷閱喪憾靡遑勩業迨此閒暇取讀

小學論語隨分鑽研則安身立命於是焉存幸譚斯
意潛心積慮優游涵泳自應悅豫馴致欲罷不能千
萬努力用作玉成之基本不宐不宐凡處患難者不
憂愁則放曠能知真用心者黟矣賢者必以讀書明
理存心養性爲日用節度如何如何常提醒此心如
日之方升心旣惺惺而以規矩繩檢此內外相養之
道毋視以老生陳談真切體認圖所以畢生得力申
望申望任容叔橫被縲絏謫居碧城計應與賢者匪
所隣近幸時時招攜商確經訓則自致資益毋忽毋
忽此人希世高才且吾黨之士所宜獎發莫視以俗

下秀才竄途相須不勝其厚幸也

練服葛經三重四股如麻絞帶之法而但於兩端相
結處各綴細繩其制與成服時腰經同而其體差小
也至若散垂當用三尺而受服時卽絞也蓋腰經卽
大帶也垂卽紳也豈有無紳之帶乎變麻服葛卽古
禮也不可以不載家禮而廢之

練冠武纓恐當從腰經變麻以葛葛用練漚爲宜
新主耐廟不可昧然而退當行再拜非爲安神兼展
晨謁也喪中當廢晨謁及新主入廟而更行是爲禮
也

葬而未卒哭當用未葬之禮則忌墓祭朔望參恐當不舉而尤翁以爲若據古經葬而後祭之說則三虞之後亦可言葬後從殺行之恐不爲無說至於新墓之祭則尤無所疑同春亦云卒哭前如值節祀新墳既從俗設祭則於先墓都無事恐甚缺然據兩賢說既是葬後則雖卒哭前亦當行忌墓祭然栗谷斷以卒哭後者當爲不易之論所宜定準也第新墓既設秋夕殷祭昧然無事於局內相望之先塋者亦有所不安既薦局內先塋而獨廢於尊祖考墓所者恐涉逕庭亦當略設是爲禮窮則變也

三虞日與節日相值則新墓祭備禮設行恐宐

也
三虞既值望日則望奠恐當廢以一日不再祭之義

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稱孤哀子所謂俱亡卽并有喪之謂也今人認俱亡爲先後亾雖非并有喪者混稱孤哀則是新舊喪無別也其可乎家禮題主祝註云母亡稱哀子者卽父已先亡而子爲主亦稱哀子之明證也蓋孤與哀皆是喪中之稱則父母之先後亡者居後喪而并前喪所稱極涉無義至若祖父母之先後亡者或有其父生時先已服喪已則

禮記卷之四
服朞今於父死之後忽引曾所服朞之喪於承重之喪稱孤哀孫者不成禮意若非三年中俱亡者則祝文及書疏祇舉見在之稱恐宜然則如哀今日所值只稱哀子恐爲得禮
告先塋者葬地遠近同則告于最尊位遠近不同則只告同岡之尊者是爲通行之禮恐當依此行之而先塋只是一位則相距雖遠恐不容不告也先葬位雖未行耐左之禮恐亦當告告時或用服輕者而喪人躬往則亦宐自告以與廟事不倫故也

與沈稚慶

承澤○辛卯元月

入此歲來一出而展墓再出而問舍荐辱虛枉俱在是日歸鞅纜稅席芥未沫滿心悚怒彌嘆信息之無素也信宿待度玉筮憑聞盛課以魯論一部用卒三餘云計應愷愷於求仁爲己之實以立根本也凡六經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而至若論語卽聖人言行之所載六經之築底處也於是焉得力則學可希孔顏治可做唐虞王魯齋所云一部論語用不盡世間焉用許多書者真知言哉亟諦斯義作爲家計畫操存涵養之要爲超凡入聖之基如何如何世間多少英才盡被功令所壞了而座下妙齡占科無復科舉

之爲累苟能斂藏實心向裏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爲究竟法則異日之發揮事功可久可大者卽當由
是而之焉以座下美質高才亦何遠之不可屆哉今
人纔釋褐不復從事于方策至以學問推與別人獨
不念程朱二子與夫靜退栗農咸以科目中人而成
就若斯其盛乎座下之所觀法其不在茲乎得魚忘
筌仕宦奪志古今所通患恐當爲先事之戒也

答李洪夫 坤○庚戌七月

令宗姪歿而無所於繼絕故尊季父文以親者主之
之義攝行宗事而改題遞遷非權攝者所敢議到陶

庵先生立論嚴正故歲月滋久而惟待嗣孫之生矣
未及立嗣而尊季父文又奄然長逝則尊從叔叅議
丈當以長房遞奉祧位神主而未改題也故不得遞
遷亦以門長及長房宜攝其祖考仲父兩位之祀而
揆以朱先生七十老傳之義則自家廟事亦難躬行
况爲宗家攝祀乎况居百里之遠躋八耄之齡者何
可以筋力爲禮乎勢將有攝祀攝祀恐是行不得者
也且尊仲氏祖子孫三位合用親者主之之禮一廟
之中用兩攝主恐不成事理尊伯氏攝主五代之祀
是爲禮窮則變處變事而不失其權也令宗姪三年

喪畢應在祔位待嗣子改題遞遷然後始入正龕則
權攝者豈有祭五代之嫌乎攝祀告廟恐非可已而
當因朔望參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曾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某
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仲從祖父某官府
君顯仲從祖母某封某氏顯從叔父某官府君顯
從叔母某封某氏嗣孫蚤歿靡所繼絕先季父府
君攝行宗事今又喪逝從叔父叅議以取長房當
尸攝事而年過老傳居隔百里凡係祀享恐難以
筋力爲禮且五位中下三位自有親者主之之義

一廟中兩攝主亦涉逕庭等是權攝不肖代行其
事恐叶情禮彌增感慕謹因朔參敢告

答趙孺章

秉憲○乙未陽月

自送仙鳧南飛千里緘愁常勞寤寐每對令仲氏說
與此意際服寵誥垂注諄篤私心銜戢胡可勝言仍
審美赴仁莅氣度貞和九叶願言新到事固如麻手
熟游刃之後行將見案無停牘門無滯訟披香亭上
政好讀書幸耐煩苦圖所以久道化成俾一方民物
涵煦於惠澤是爲所厚望也天下事祇要不失本心
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集蓋處之

各得其所也程先生嘗云已立後自然了得天下萬
事已立二字政宜加勉奮勵志氣牢定規模則靡所
處而不當卽所云已立也已立則自應順理順理則
天且不違况于人乎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已矣荷
相與之厚聊薦惘款計應怡渙也令胤近益平善克
篤功課否居子舍者多忽少時之戒以致墮坑落壑
者踵相尋故不容不爲先事之慮臨別固已提勗而
聊復云爾可諒此苦情否君子遠色以爲民紀而亦
惟以身教者從是爲鈴下願之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